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

知建陽縣事臣 黃國琦 較釋

總錄部 一百七十一

妖妄

周禮大司徒之職以八刑糾萬人其七日造言之刑
其八曰亂人之刑夫天生蒸民樹之司牧必去邪而
防僞期知嘗而守正建彼皇極臻夫至治者已故軒
鑑斯炤物無遁形夏鼎既鑄不逢不若其斯之謂矣

乃有挾邪僻之行崇妖妄之說講張為幻熒惑任已
或假以視輝之術或矜其久壽之道或陳之以律歷
或獻之以符命憑虛飾詐誣上罔眾以至造作神異
張皇氣焰保聚乎群黨傲擾乎區域干國之紀為民
之患者比比而有狀而惡積者滅身姦大者無赦禍
不旋踵悠悠皆是著之篇次用垂于後

漢新垣平趙人文帝時以望氣見帝其後使人持玉
杯上書闕下獻之先言帝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
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
再中居頃之日却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季為元季

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令河決通於

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

直謂正當汾陰

意周鼎其出

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帝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

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

後文帝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

正正朔也服服色也正音之成切

李少君者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武帝

穀道辟穀帝食之道也

尊之少君者故深擇候人主方

候家人主方藥也

匿其季及

所生長

生長謂其郡縣所屬及居止處

嘗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

謂物

鬼物也

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

或更餽遺之

更音工衡切

嘗余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

產業而饒給給見也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

君資好方善為巧發音中時時發言有所中中音竹仲切嘗從武安

侯宴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

射處老人為兒從其大父識其處識記也音式志切一坐盡

驚少君見帝有故銅器問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

陳於柏寢晏子書柏寢臺各也以柏木為寢室於臺之上已而按其刻果齊

桓公器刻謂器上一所名記一宮盡駭以少君數百歲人也

甘忠可齊人成帝時忠可詐造天官曆包元太平經

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

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東平夏賀

良密丘丁廣世東平渤海縣密丘東海縣東郡郭昌等中壘較尉

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眾下獄治服未斷病死

賀良等復私以相教哀帝初立司隸較尉解光亦以

明經通災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事下奉車

都尉劉歆歆以為不合五經不可施行而李尋亦好

之光白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獄歆安肯通此道時郭

昌為長安令勸尋宜助賀良等尋遂自賀良等皆待

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

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數所角功天所以譴

告人也宜急改元易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

升... 總錄部... 卷之九百二十一... 三

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言知道不能行之必不

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盪民人哀帝久寢疾幾其

有益幾讀日與遂從賀良等議於是詔制丞相御史蓋聞

尚書五曰考終命言大運一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

正理推歷定紀數如甲子也朕以耿身入繼太祖承

皇天總百僚子元元未有應天心之效卽位出入三

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謬高下貿易言山推川竭也

大異連仍盜賊竝起仍頻也朕甚懼焉戰戰兢兢唯恐

陵夷屢漸滅亡也惟漢至今二百歲歷紀開元皇天降非

符之右漢國再獲受命之符右讀曰祐祐助也帝自言不材而得天助也

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

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

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爲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後月餘帝疾自若竟誅賀良等

王莽爲安漢公女爲平帝皇后莽以皇后有子孫瑞

通子午道時年十四始有婦人之道子水也午火也水以天一爲牡史以地二爲牝故火爲水

如今通子以協之午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莽既居

攝梓潼人哀章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爲大言見莽居

攝卽作銅匱爲兩簡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

一署曰赤帝璽其傳子皇帝金策書其者高皇帝名

也書言王莽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圖書皆書莽

大臣八人又取今名王與王盛章因自竄姓名竄冒

也凡為十人皆署官爵為輔佐章聞齊并石牛事下

節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以聞

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壇壇音禪莽既僭位欲改太后

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不見聽而莽踈屬王諫欲諂

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宐

稱尊號當隨廢漢奉天命莽乃車駕至東宮親以其

書自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志懟之辭也莽因曰此詩德

之臣也許乖也音布內切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

璧文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銅璧如璧形以

銅為之也莽乃下詔曰予視群公咸曰休哉初讀曰休美也其

文字非刻非畫厥性自朕予伏念皇天命予為子更

命太皇太后為新室文母皇太后協于新室故交代

之際信于漢氏哀帝之代世傳行詔籌為西王母共

具之祥共音居用切當為歷代為母昭然著明予抵畏天

命敢不欽承謹以今月吉日親率群公詣侯卿士奉

上皇太后璽紋此紋謂璽之類也以當順天心光于四海焉

太后聽許莽於是鳩殺王諫而封張永為貢符子二

年十一月立國將軍孫建奏西域將欽上言九月辛

已戊已較尉史陳良終帶共賊殺較尉刁護刁音劫

畧吏士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匈奴又今月癸酉不

知何日男子遮臣建車前白稱漢氏劉子與成帝下

妻子也下妻猶言小妻劉氏當復復音扶趣空宮趣讀日促收繫

男子即長安姓武字仲皆遮天違命大逆無道請論

仲及陳良等親屬當坐者奏可漢氏高皇帝比著戒

云罷吏卒為賓食比類也言高帝類戒云勿使吏卒宗漢廟欲為寄食之賓于王氏廟

蓋誠欲承天心全子孫也其宗廟不當在長安城中

太諸劉為諸侯者當與漢俱廢陛下至仁久未定前

故安眾侯劉崇徐卿侯劉快陵鄉侯劉曾楚思王于扶恩

侯劉貴等更聚眾謀反更音二衡切今狂狡之虜或妄自

稱亡漢將軍或稱成帝子子與至犯夷滅連未止者

此聖恩不蚤絕其萌芽故也臣愚以為漢高皇帝為

新室賓享食明堂成帝異姓之兄弟平帝姪也皆不

宜復入其廟元帝與皇太后為體言夫婦一體聖恩所隆

禮亦宜之臣請漢氏諸廟在京師者皆罷諸劉為諸

侯者以戶多少就五等之差其為吏者皆罷待除於

家罷黜其職各使退歸而言在家待遷除上當天心稱高皇帝神靈稱音

尺孕切塞狂狡之萌芽曰可嘉新公國師以符命為予

四輔明德侯劉龔率禮侯劉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

天命或獻天符或貢昌言昌當也或捕告反虜厥功茂

馬諸劉與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罷賜姓曰王惟

國師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改定安太后號曰黃皇

室至絕之於漢也是時爭為符命封侯其不為者相

戲曰獨無天帝除書乎司命陳崇白莽曰此間姦臣

作福之路而亂天命宜絕其原莽亦厭之遂使尚書

大夫趙竝驗治罪五威將率所班皆下獄初甄豐劉

歆王舜為莽腹心倡導在位倡音赤上切褒揚功德安漢

宰衡之號及封莽母爾爾子兄子皆豐等所共謀而

豐舜歆亦受其賜竝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居

攝之萌出於泉陵侯劉慶前輝光謝囂長安令田終

術莽羽翼已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莽輒復封

舜歆兩子及豐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滿又實畏漢宗

室天下豪傑而疏遠欲進者竝詐稱符命莽遂據以

即真舜歆內懼而已豐素剛彊莽覺其不說說讀日悅故

徙大阿右拂大司空豐託符命文為更始將軍拂讀日弼

與賣餅兒王盛同列豐父子默默時子尋為侍中京

兆大尹茂德侯即作符命新室當分陝立二伯分陝者欲

依周公君公故事自陝以東周公王之自陝以西召

公主之陝即今陝州是其地北伯長也陝音式冊切

以豐為右伯太傅中晏為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即從

之豐當述職西出未行尋復作符命言故漢氏平帝
后黃皇室主爲尋之妻莽以詐立心疑大臣怨謗欲
震威以懼下因是發怒曰黃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
也收捕尋尋亡豐自殺尋隨方士入華山歲餘捕得
辭連國師公歆子侍中東通靈將五司大夫隆威侯
棻棻第右曹長水較尉伐虜侯泳大司空邑第左關
將軍堂威侯竒及歆門人侍中騎都尉丁隆等牽引
公卿黨親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尋手理有天子字
莽解其臂入視之曰此一天子也或曰一六子也六
者戮也明尋父子當戮死也乃流棻于幽州放尋於

三危殛隆于羽山

效舜之罰共工等也
殛誅亡音若力切

皆驛車載其

屍傳致天鳳三年長平館西岸推邕涇水不流毀而

北行

邕讀
曰雍

遣大司空王邑行禮

行音下
更切

還奏狀釋臣

上壽以爲河圖所謂以土填水

填讀與
鎮同

匈奴滅亡之

祥也乃遣并州牧宋引游擊都尉任萌等將兵擊匈

奴至邊止屯是年王路朱鳥門鳴晝夜不絕崔發等

曰虞帝闢四門通四聰

虞書叙舜之德也闢四門
明四目幸四聰故引之

門

鳴者明當脩先聖之禮招四方之士也於是令群臣

皆賀所舉四行從朱鳥門入而對策焉五年皇孫功

崇公宗坐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印三一日維

社冠存已夏處南山藏薄冰社福祚也冠存已卻襲代也夏處南山執陰原

也藏薄冰亦二曰肅聖寶繼莽自謂承聖舜後能肅敬得天寶龜以立宗欲

繼其三日德封昌圖自言以德見封當遂昌熾受天下圖籍又宗舅呂

寬家前徙合浦私與宗通發覺按驗宗自殺莽曰宗

屬為皇孫爵為上公知寬等叛逆族頽而與交通刻

銅印三文意甚害不知厭足窺欲非望春秋之義君

親母將將而誅焉迷惑失道自取此辜嗚呼哀哉宗

本名會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復名會宗貶厥號賜謚

為功崇繆伯以諸侯之禮葬于故同穀城同者宗所封一曰之

地宗姊妨為衛將軍王與夫入詎姑殺婢以絕口

事發覺莽使中掌侍費憚責問妨楚音帶又音徒甚切并以責

興皆自殺事連及司命孔仁妻亦自殺仁見莽免冠

謝莽使尚書劾仁乘乾車駕巡馬左蒼龍右白虎前

朱鳥後玄武右杖威節左負威斗號曰赤星非以驕

仁乃以尊新室之威命也仁擅冕天文冠大不敬有

詔勿劾更易新冠其好怪如此六年博募天下有奇

技術可以攻匈奴者將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

萬數或言能渡水不用舟楫楫所以刺舟也音集其字從木連馬接

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饑或

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輒試之取大鳥翮為

兩翼頭與身背著毛通引環細飛數百步墮莽知其
 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為理軍賜以車馬待發是
 歲夙夜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臣
 府曰欲奮擊胡虜自謂巨毋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
 西北昭如海瀕昭如海名也瀕涯也音類又音賓軺車不能載三馬
 不能勝即日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詣闕霸卧則
 枕鼓以鐵著食此皇天所以輔新室也願陛下作大
 甲高車責育之衣遣大將一人與虎責百人迎之於
 道京師門戶不容者開高大之以視百蠻視音日示鎮安
 天下傳意欲以風莽諷言毋得篡盜而霸莽聞惡之留霸在所

新豐在所謂其更其姓曰臣母氏謂因文母太后而

霸王莽也莽字巨君君言文母徵博下獄以非所安

言棄市地皇二年中郎陽成修獻符命言繼立民母

又曰黃帝以百二十女致神僊莽於是遣中散大夫

謁者各四十五人分行天下行音下博采鄉里所高

有淑女者上各時臨淮瓜田儀等為盜賊依阻會稽

長州姓瓜田名儀長州即琅邪女子呂母亦起初呂

母子為縣吏為宰所免殺宰縣令也母散家財以酤酒買

兵弩酤音姑陰厚貧窮少年得百餘人遂攻海曲縣殺

其宰以祭子墓引兵入海其眾浸多後皆數萬莽遣

冊新元龜 總錄部

十

使者即赦盜賊還言盜賊解轉復合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鐵挾銅姦吏因以愁民窮悉起為盜賊莽大怒免之其或順指言民驕黠當誅及言時連適然且滅不久莽說輒遷之

後漢劉揚光武建武二年造作識記云赤九之後癩

揚為主漢以火德故云赤也光武於高祖九代孫故云九揚病瘦欲以惑眾

與縣曼賊交通縣曼地名屬真定國遣前將軍取純誅之

張豐為涿郡太守建武三年執使者舉兵反自稱無

上大將軍與彭寵連兵命征虜將軍祭遵等擊之遵

急攻豐豐功曹孟衣執豐降衣音公初豐好方術有

道士言豐當為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

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右有玉璽遵

為推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所恨

宮崇琅邪人順帝時崇詣闕上其師于吉于曲陽泉

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晉朱目

號太平清領書今閬州有曲陽山神溪水定州有曲陽山神溪水海州有曲陽城北有羽

漂水壽州有曲陽城又有北溪水而于吉宮崇並琅邪人蓋海州曲陽是也縹青白也素縑也以朱為介

道音縹也目題目也太平經曰吾書中善者悉使青下而丹白合乎吾之道乃丹青之信也青者生仁而

有心赤者太陽火之正色也于吉先寓居東方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療病吳會人多

事之孫策嘗于郡城樓上請會賓客吉乃盛服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拜之掌客者禁之不能止策即命收之胃事之者悉使婦女入見策母請之母謂策曰于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嘗著絳柏頭鼓琴焚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為蠻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錄勿復費紙筆也即惟斬之縣管于市諸事之者尚不謂其死而云

屍解馬復祭祀求福 其言以陰陽五行為家而多巫覡雜語

大平經曰天失陰陽則亂其道地失陰陽則亂其財人失陰陽則絕其後君臣失陰陽則其道不理五行四時失陰陽則為災今天垂象為人法故當承頌之又曰天上有嘗神聖要語時下授人以言用使神吏應氣而往來也人眾得之謂神咒也咒百中十其咒有可使神為除災疾用之所向無不愈

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

張角鉅鹿人靈帝時角自稱大賢良師良或作郎奉事黃

老道畜養弟子跪拜晉過晉音式受切符水呪說以療病

者頗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

善道教化天下轉相誑惑十餘年間眾徒數十萬連

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荆楊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

遂置三十六萬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

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

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

子字中平元年大方馬元義等先收楊荆數萬人期

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嘗侍封諂徐奉等

為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未及作亂而張角
 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車裂元義於雒陽靈
 帝以周章下三公司隸使鈎盾令周斌將三府掾屬
 按驗宮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推
 考冀州逐捕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勅諸方一時俱
 起皆着黃巾為標幟幟音尺志切又音試時人謂之黃巾亦名
 為蛾賊蛾音魚騎切即蟻字也論賊衆多故以為名殺人以祠天角稱天
 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所
 在燔燒官府劫掠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日
 之間天下嚮應京師震動

張魯漢中人祖父陵順帝時客于蜀學道鶴山中在

今益州晉原縣西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

斗故謂之米賊陵傳子衡衡傳于魯魯遂自號師君

其來學者初名為鬼卒後號祭酒各領部衆衆多者

名曰理皆板以誠信不聽欺妄有病但令晉過而已

文抵與黃巾相似音音式救切諸祭酒各起義舍于路同之亭傳音傳

陟繼切縣置米肉以給行旅食者量腹取足過多則鬼

能病之犯法者先加三原原免也然後行刑不置長吏

以祭酒為理民夷信向靈帝光和中東方張角為大平道漢中張修為五斗米道

大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為符呪教病人叩頭思過因
 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月淺而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

或不愈則云不信道脩法畧與角同加施盡室使病者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爲姦令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爲姦令爲鬼使主爲病者請禱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天着山上其一壘之地其一沈之水調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爲嘗故號曰五斗米師實無益於治病但爲淫妄然卜人昏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修亦妄及魯在漢中因其民信行修業遂增飾之教使作義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隱有小過者當治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役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

王疑之爲會稽內史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僚佐請爲之備凝之不從方入靜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曰吾已請大道許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爲孫恩所害

殷仲堪爲荊州刺史桓玄率兵入討仲堪諸將皆敗仲堪出降鄒爲玄兵所獲逼令自殺仲堪少奉天師道及玄來攻猶勤請禱

南齊周山圖武帝時爲竟陵王鎮北司馬帶南平昌太守時義鄉縣長風廟神姓鄧先經爲縣令歿遂發霧山圖啓請加神位輔國將軍荅曰足狗肉便了事何用階級爲

杜京產吳錢唐人祖運爲劉毅衛軍參軍父道鞠州從事世傳五斗米道至京產及子栖

龔玄宣始安郡民也玄宣云神人與其玉印玉版書

不須筆吹紙便成字自稱龔聖人以此惑衆前後郡守敬事之及裴昭明爲始安內史付獄治罪

後魏李肅字彥邕爲員外嘗侍初詔附侍中元暉後以左道事侍中穆紹嘗裸身被髮畫腹銜刀於隱屏之處爲紹求福故紹愛之

司馬休符徐州妖人休符自稱晉王扇惑百姓刺史尉元遣將追斬之

北齊薛榮宗後主時爲開府榮宗嘗自云能使鬼及周兵之逼言於後主曰臣已發斛律明月將大兵在前去帝信之經古塚榮宗謂舍人先行恭是誰家塚

行恭戲之曰郭林宗後問林宗是誰行恭曰郭元貞父榮宗前奏曰臣向見郭林宗從塚出着大帽穿皂靴捶馬鞭問臣我阿貞來否是時群妄多皆類此

李惟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嘗有道人及女巫歌謳擊鼓下神祭六丁符訣厭勝之具無所不爲又于朝廷省門外爲董卓作神坐數以牛羊祠之天子使左申

郎將李國持節拜催爲大司馬在三公之右催自以爲得鬼神之助拜厚賜諸巫

晉趙王倫與孫秀竝惑巫鬼聽妖邪之說秀使牙門趙奉許爲宣帝神語命倫簽入西宮又言宣帝于北

芒爲趙王佐助於是別立宣帝廟于芒山謂逆謀可成倫旣僭卽帝位時三王起兵倫使楊珍晝夜詣宣帝位廟祈請輒言宣帝謝陛下某日當破賊拜道士胡沃爲太平將軍以招福祐秀家日爲淫祀作厭勝之文使巫祝選擇戰日又令近親于嵩山着羽衣詐稱仙人王喬作神仙書述倫祚長久以惑衆李脫明帝時人爲道士脫妖術惑衆自言八百歲故號李八百自中州至建業以鬼道療病又署人官位時人多信事之弟子李弘養徒滿山云應識雷王大寧二年斬于建康市

孫泰字敬遠世奉五斗米道師事錢唐杜子恭有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卽相還耳旣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其爲神效往往如此子恭死泰傳其術狀浮狡有小才誑誘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財產進子女以祈福慶王珣言于會稽王道子流之于廣州廣州刺史王懷之以泰行鬱林太守南越亦歸之太子少傅王稚先與泰善言於孝武帝以泰知養性之方因召還道子以爲徐州主簿猶以妖術眩惑士庶

隋獨孤隗獻皇后弟爲延州刺史性好左道其外祖

母高氏先事猫鬼已殺其舅郭沙羅因轉入其家高祖微聞而不之信也會獻皇后及楊素妻鄭氏俱有疾召醫視之皆曰此猫鬼疾帝以随后之異母弟隋妻楊素之異母妹繇是忌随后所爲陰命其兄左監門郎將穆以情喻之帝又辟左右謂随后言無有帝不悅左轉遷州刺史出怨言帝令左僕射高煥納言蘓威太理正皇甫孝緒太理丞楊遠等雜按之随后婢徐阿尼言本從阿母家來嘗事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猫鬼每殺入者所死家財物潛移於後鬼家隨嘗從家中索酒其妻曰無可隨隨因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錢阿尼便呪之居數日猫鬼向素家後帝初從并州還随后于園中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皇后所使多賜吾物阿尼復呪之遂入宮中楊遠乃於門下外省遣阿尼呼猫鬼阿尼於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扣而呼曰猫女可來無住宮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牽拽者云猫鬼已至帝以事下公卿奇章公牛弘曰祇繇人與殺其人可以絕矣帝令犢車載随后夫妻將賜死於其家随后司勳侍整詣闕求哀於是免随后除名以其妻楊氏爲尼先是有人訟其母爲人猫鬼所殺者帝以爲

秋妄怒而遣之及此詔誅被訟行猶鬼家施未幾而卒

宋子賢唐縣人子賢善爲幻術每夜樓上有光明能變作佛形自稱彌勒出世又懸大鏡於堂上紙素上畫爲蛇爲獸及有人來禮者轉側其鏡遣觀生形儀或映見紙上蛇形者賢輒告云此罪業者當更禮念之又令禮謁乃轉人形示之遠近惑信日數百千人遂潛謀作亂大業九年煬帝在高陽子賢將爲無遮佛會因舉兵欲襲擊乘輿事泄鷹揚郎將以兵捕之夜至其所遠其所居但見火坑兵不敢進將曰此地素無坑止妖妄耳及進無復火矣遂擒斬并坐其堂與千餘家

向海明桑門人也大業中於扶風自稱彌勒佛出世潛謀逆亂人有歸心者輒獲吉夢錄是人皆惑之三輔之士翕然稱爲大聖因舉兵及眾至數萬官軍擊破之

册府元龜 妖妄

卷之九百三十一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臣 夏允彝 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 黃國琦 較釋

總錄部 一百七十一

妖妄第二

唐崔履行者比齊尚書僕射暹之孫也頗有才辯自言道術隋煬帝嘗令鍊丹於王母祠履行妻父麴稜為興州刺史竇建德攻之履行在稜所因白稜曰城守多年士卒疲弊若其驟戰彌致死傷此自弱之道

册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九百三十一

也今有禳敵之術不假遺鏃之費而賊自殺願効之於使君稜初不許而惑其詭辯卒從之履行遣裨守者皆坐不得妄戰因令衆曰賊若乘城慎勿懼我必令賊自縛也旣而履行於星月之下設壇章醮身衣縗經杖笄登北樓慟哭又令婦人外屋西向振裾賊攻之急俄而城陷履行哭由不輟

志覺大原人爲沙門死經十日而蘓言多妖妄謂總管李仲文曰公五色光見有金狗自衛仲文荅曰關中十五已上並事洛陽亢陽不雨穀食騰涌天意人事表裏可知若爲計今其時也高祖固疑之及唐儉

使太原又言於高祖曰仲文信惑妖邪自謂應讖及言龍附已郎於汾州置龍游府又娶陶氏之女以應桃李之歌高祖追仲文赴朝以罪伏誅李孝常隋兵部尚書圓通之子高祖時爲利州都督每以佃獵爲務太宗嗣位表請入朝因留京師其子義宗坐劫盜被誅因此怨望與劉德裕等陰圖不軌其子義立謂其友人蔡暉曰我常從齊王遊獵與王相失道傍見一老母眉髮皓然我問王所在荅曰汝郎王也因忽不見鄆縣丞李延曰往於太和谷得一石其狀如龜外有季圓鄙中有常字又新錢文曰開元通寶此郎

圓通之子孝常之符命也有劉文贊者又言衛元高詩云天道自常此則孝常之讖矣德裕乃與孝常之甥統軍元弘善及監門將軍長孫業謀以入直之夜勒兵以起大事尊李孝常爲帝德裕武德初自洛陽歸國爲秦王府庫直騎歷護軍太子左內率遷爲將軍與孝常通謀克日將反其子孝本又謂賀婁善積曰我父好酒豁達有漢高之風手握禁兵而左驍衛太將軍劉弘基右騎衛大將軍長孫順德郎將元律城門郎常元整等深親善今起大事嘯命必成不宜屈於人下劉文贊亦獎成其事德裕曰我生日有異當汝請又大業初童謠之則是劉不決則爲李但李曰白楊樹下一池水決之後明知李氏以後天下當在未決之前劉居已決命耳後謀洩及其黨與皆伏歸我家當決之順天之誅死者十二人

公孫嘗河東人也自言好養生能黃白之術遂徧歷卿相之門時衛州人劉道安自云頭有肉角隱見不常誑惑州人多信附遂授官建號於貞觀二十年二月舉兵反嘗亦通知其謀事猶未發會十九年正月太宗以他事召嘗嘗懼罪而自殺嘗弟節因告其事道安等十餘人皆伏誅

卍羅邇娑婆寐帝那伏國人也貞觀二十二年右衛
率長史王玄策破帝那伏國得之自言壽三百歲云
有長生之術太宗頗信之深加禮敬館之金廳門內
造延年之藥令兵部尚書崔敦禮監主之發使天下
採諸奇藥異石不可稱數又遣使往娑羅門諸國以
求藥物有藥名畔茶佉水出山中石臼內有七鍾色
或熱或冷能消艸木金鐵人手入水卽銷爛若欲取
之以駱駝鬮沉於石臼以水轉注瓠蘆中每有此
水處卽有石柱似人形守之若彼山人傳道出此水
者卽死又有藥名咀賴蘿在高山石崖腹有石孔孔
前有一小樹其葉青綠狀如黎杏石孔中有大毒蛇
守之人不得到欲取此樹爲藥以大方頭箭射取枝
葉葉下便有鳥鳥御將飛去卽以衆箭射鳥而取其
葉詭異之事類多如此徒延歲月術卒不就後放之
還其本土竟不去終死於長安

段方謙金城人太極初昇太極殿登御床自稱天子
呼宿衛兵士令稱萬歲有司固請誅之睿宗以爲風
狂特免死流嶺表

劉誠之太極初與盧千仞及太嘗博士靳翰太僕署
令李貞通謀以誠之有尺分預爲結託曰靳翰爲今

之子房千仞謂長安縣尉常彥偉曰代有真人足下不欲一見乎彥偉佯許之定日過焉遂報其父左羽林將軍元楷奏降中使於元楷宅房中彥偉延入與說使者具錄以聞及其黨胡太宰出入玉門妖惑衆庶事發並同日就戮

王懷古玄宗開元初謂人曰釋迦牟尼佛末更有新佛出李家欲末劉家欲興今各當有黑雪下具州合出銀城勅下諸道按察使捕而戮之懷照蒲州大雲寺僧也嘗建石碑云我母夢日入懷而生因名懷照開元七年或告于郡刺史李尚隱以聞下州訊其狀懷照曰偶然愚意用副已名慮其疑誤已改作王昭時有詞客馮待徵爲其文張待聘勒其字待聘皆與懷照詞同尚隱奏曰老僧愚駑誠不足教夢日之狀稍涉妖訛勅曰懷照訛言信無憑據量其情狀終合徵懲宜遣播州安置到彼勿許東西馮待徵等事已經恩赦特從釋放

姚闕者宰相元崇孫也左相牛仙客初爲朔方軍使闕爲判官及知政事闕累遷侍御史自云能通鬼道預知休咎仙客頗信惑之及疾甚闕請爲仙客祈禱在其門下遂逼仙客令作遺表薦闕叔尚書右丞奕

及兵部侍郎盧渙堪代已闕爲起草仙客旣時危殆署宇不成其妻因中使來吊以其表上玄宗覺而怒之左遷奕爲永陽太守盧渙爲臨淄太守賜閔死王與開元末爲太嘗博士每行祠禱或焚紙錢禳祈福祐近於巫覡乾元中累至中書侍郎平章事肅宗嘗不豫大卜崇在山川與乃遣女巫分行天下祈祭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乘傳而行後轉太子少師卒與以妖妄致位將相以左道進者往往有之李泌德宗朝爲相頗有讜直之風而好談神仙鬼道或云嘗與赤松子王喬安期羨門遊處故爲代所輕雖詭道求容不爲時君所重

李廣弘小字軟奴自稱嵩山僧或詐云王孫因涇原兵叛奔至邠州爲僧自稱見五嶽四瀆神言爲天子令今年九月寇及五月與其黨王昌皆至京師有董昌者導廣弘舍於資敬寺尼智因董昌又令妖人唐和言廣弘當大貴和又誘射生將韓欽緒李政諫南珍霞及神策將魏循李係前越州叅軍李昉明經陸降於廣弘所皆行君臣之禮各有署置廣弘通於智因許以爲妃又云嶽瀆爲我擇十月十日庚寅舉行魏循李係上變令中官捕之三司覆驗連坐死者數

百人

張洪撫州人也憲宗元和四年洪乘牛備冠履古服詣光順門獻書以無可取遣之

梁叔高者妖人也元和九年自廣州來授書于吏部侍郎楊於陵使爲已輔於陵執以告勅京兆府杖殺之

柳泌本姓楊名仁晝少習方術憲宗末年銳於服餌詔天下搜訪奇士宰相皇甫鏐與鄂節度李道古薦泌及僧大通等皆待詔翰林泌動多詐自言能致雲藥并黃白術憲宗頗奇之因盛言天台多靈草群仙

所會臣嘗知之而力不能致願假郡縣之權以求之憲宗以爲然乃授台州刺史賜服金紫咸諫曰方士不當假以州郡之政憲宗怒曰煩一郡之力而致神仙不死之事臣下於吾何惜焉由是不敢復諫泌到州駟吏人於山谷聞聲言採藥鞭撻慘急歲餘一無所得懼詐發獲罪遂挈其家潛入山谷本道觀察使捕之送京師鏐與道古保明其能又詔直翰林院憲宗服泌藥日以躁渴竟爲所誤太通自云年一百五十歲有不死藥穆宗卽位詔曰山人柳泌輒懷左道上惑先朝罔求牧人貴欲疑衆自知虛誕仍更波逃

僧大通醫方不精藥術皆妄既延禍骨俱是奸邪邦國罔有常刑人臣所宜共棄宜並付京兆府決痛杖一頓處死翰林醫官董弘景程準山人李元戢田佐元金流嶺表初柳泌繫於京兆府吏人或問曰何苦虛詐如此泌曰皆道古教我且令我言四百歲時人或謂將死必自能隱化及解衣就行訖無他異唯炙灼之痕淡體而已

田佐元鳳儀號縣人亦自言有奇術能變瓦礫爲黃金自白衣授本縣令其餘皆遞相薦引罔上惑衆歡歡景公寺僧也穆宗長慶二年以妖言惑衆下伏內鞠之多引中人無驗竟杖殺之其坐歿者數人

張良自言舉進士敬宗寶曆二年以造妖言付京兆府杖殺之良不知其所從來先是假託神人於絹上朱書論朝廷事及勸帝東幸令家僮夜請中尉劉弘規門投之門人卽時擒獲按驗以迷妄伏罪

周息元浙西隱士也寶曆二年八月徵至關息元上言識張果葉靜能有詔命畫工李士昉就問其狀而寫之息元居淮浙間自號數百歲其實一嘗人也及是又多虛誕蠱惑之說人頗非之

高駢爲淮南節度使有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者皆

江吳醫祝之輩咸昇之劇職寘于左右用之曾言於
駢曰神仙好樓居因於公守之北跨河起迎仙樓書
夜斤斧相續半歲方成所費巨萬竟未登遊又起延
和閣高八十尺綺窓綉戶飾以珠金每焚香于上祈
王母之降呂用之曰磻溪真君守一日赤松子殷曰
葛將軍復有姓蕭者謂之曰秦穆公附馬其妖誕率
多此類用之又曰玄真上聖要降非難所患者學道
之人淫穢未斷或神狎近俗輩接對凡人則真氣有
虧靈貺遂絕駢乃謝絕人事寤然而已賓僚將吏無
復偶其面有不得已而見者則使其人沐浴齋戒而

復得見致拜而已罕得交言繇是內外隔絕政事巨
細一委用之守一副使李瑄觀察轉運判官顧雲虛
說愛將梁纘猶子傑皆相屬以目不敢指諫後怪異
數見駢忽忽不安竟爲畢師鐸所殺

呂用之者鄱陽人性桀黠畧知文字事九華山道士
牛弘徵求駮後考召之術弘徵歿乃客于廣陵褚巾
布褐用符藥以給衣食及丞相劉鄴節制淮海有以
蠱道寘於瀆者用之懼南適江浙時高駢鎮京口求
不死之術乃謁焉會駢有愛將俞公楚薦之尋欲署
以文職用之乞居牙校駢因試其能左右附成其僞

駢既篤信丹竈之外訪以時事用之悉能苟合矯順
駢遂委仗先是駢之舊將有譖俞公楚姚歸禮用之
悉排斥散地駢遂孤立大逞仙書神物左右辟小咸
用之所樹由是賄賂公行條章日費用之又請募軍
二萬人爲左右鑊鄣軍以總之起第千餘間出則肩
輿小駟駟殿蔽路入則姬侍百餘輩皆廣陵極色又
建樓百尺日曰占星欲遍窺城中慮有權兵圖已者
或連日宴聚箕歛市肆留三司綱運半歸其家凡欲
奪人資產掠人妻妾則以利祿誘其親者使告之不
法捕入鍛鍊委曲以成其獄亦有以金帛免其斬絞
號曰贖命駢覽其文簿皆唯唯稱其能姚歸禮怒用
之欲手刃焉會用之宿於倡樓居禮縱火焚其隣舍
用之覺易服而遁火遂焚千餘家不止時僖宗中和
三年三月也歸禮與俞公楚尋爲用之所圖駢有從
子前左驍騎大將軍漢曾疏用之罪二十餘幅其畧
曰呂用之誑惑尊德塗炭生靈奸僞之名遠近誼沸
內則以神仙之事苟媚一時外則行節制之權取怨
百姓大將則畏死不說從事則尸祿求容荏苒數年
寢成大蠹則克邪以露羽翼將成若不誅之恐高氏
勳庸一旦爲此所累因嗚咽流涕駢謂曰爾醉邪風

狂耶遽命扶出後爲用之所構竟斃之駢每召用之則書一雲字點畫之間密有辨認言必相字未嘗以名光啓初襄王僞授用之廣南制置使開幕建牙以擬于駢號曰二府凡駢之將吏用之逼令歸已駢自此稍悟其事然牙藥以成不能奪其權及畢師鐸舉兵衆不滿千人用之據強兵數萬畧無他籌而半月下其城遂至宵遁後與楊行密相遇於天長因語之曰用之有白金五萬銚瘞于所居廡下寇平之後願脩公一醉之直及師鐸遁用之復其家月餘天長之約寢而不言至是行密欲問其衆用之在側忽顧之曰公在西寨時許與此輩銀今日何負心也用之未及對率下令軍吏械而鞠之凡述百餘罪其一曰用之取今年中元夜請高公於用之私第建黃籙齋因入靜之時密絞之僞云上昇此際便令諸軍率百姓扶用之領揚州節制其克狡之性率多如此是日斬之懸管于市

諸葛殷者鄱陽人也初呂用之獲寵于高駢殷知之訪於廣陵以左道求薦于駢用之時謂駢曰玉皇以公父爲人臣慮廢政獲譴子爲君輟一靈仙爲道中羽翼若其至也公善待之欲其不去可以人間優職

縻之異日駢既見殷鬼態祆姿辨詐不能測遂謂曰道家葛將軍每從容於盃酒間云可以坐召鬼神立變寒暑矣尋以牢盆之職縻之所入巨萬時有大賈周師儒者所居多花木樓榭之勝爲廣陵甲第殷欲之一日謂駢曰此城當有妖起非水旱兵戈之可比也駢曰爲之禁何殷曰當就其下起壇以靈官鎮之卽指師儒之第遽命軍吏駈出其家使殷居之殷手足先有風疽駢性嚴潔每相對促席膿血霑汚左右或以爲言駢曰吾聞神仙多以此試人飲啗曾無難色駢從子傑嘗謂人曰爭知此不是吾滅族冤家裏

士時僞授檢較御史中丞殷嘗謂人曰男子患不得志當以富貴自奉人生寧有兩重歿耶及用之敗師鐸獲之杖下馬橋絞而未死會師鐸母肩輿通其法官掌刑者扶以避之殷蘊於橋下及師鐸母過決之如初方死焉至是殷乃有兩重之死既死人皆挑其目斷其舌張守一扶陽田里人自言能變易五金以溺好利者呂用之薦于節度使高駢駢每以真仙遇之中和未用之忽謂駢曰適得上仙書宰執間有陰圖令公者使一刺客來今夕當至駢時與鄭畋不足旣聞其言驚失七筋因問計於用之曰張先生年少

時嘗學此術駢乃告守一守一曰老夫久不爲之勉力爲公乃令駢衣婦人之服匿于深室守一至夜分擲一銅鐵器于軒砌之上鏗然有聲遂于皮囊中出虺血灑之如格鬪之處及旦謂駢曰幾輸此人駢乃泣謝輦金玉以酬之光啓中襄王僞授守一郡守師鐸據城請合太還丹至行密人殺之由是覆高氏之黨者盡矣

後唐劉仁恭爲幽州節度使物力雄富志渤海驕縱師道士王若訥修長生之法乃於州西大安山營造臺觀極其雕麗聚美婦人爲黃帝房中之法又慮四隣侵寇幽州城陷且曰吾居此山四面絕壁以百士守門萬夫不能進乃圖無窮之計號令九州禁使銅錢自以膠和堊土爲泥丸令九州行使其銅錢峻法賦歛鑿大安山爲石穴以藏之其數百萬每藏畢卽殺匠石以滅口自仁恭父子敗後往往有上言者知錢處所皆無所得

劉唐鄴都妖人莊宗同光三年八月鄴都張憲奏唐爲河漲上龍興寺幡竿請捨身時鄴都御河溢岸高四尺傾都功後夾河爲堤以防水注歛灑將溢人心危恐初有書生陳穰水法請於上流爲緝屋人物馬

牛五萬投于河流殺牲以祀府尹訊之此法何從出
對曰出子新意命筮之既而妖人復登幡竿聚衆數
千云予若不以軀命救衆生今夜其爲魚乎居民咸
恐駭悲涕軍虞候孫岳聞之令人圍佛竿謂之曰爾
必能捨身救人卽投于竿下妖人既見衆散徘徊祈
哀命下之鞭背投于流翌日水減三尺

楊千卽魏州賤民自言傳墨子術於婦翁能役使陰
物帽下召食物菓實之類又蒲必勝人有掌握之物
以法必取又說鍊丹乾汞易人形破扇鏽或云可驗
初在鄴都貴要間皆神奇之白於莊宗甚蒙待遇官
至檢較尚書卽賜紫其妻出入宮掖頗承恩寵人士
有憑之而仕官者及在洛陽輕薄少季累與之遊皇
弟存又存渥元行欽嘗朋淫於家同光四年存又伏
誅千卽亦被其禍

李應之定州人節度使王處直信應之閱白丁於管
內別置新軍起第於博陵坊面開一門動皆鬼道處
直信重日隆將較相慮變在朝夕言卽先羅其禍會
燕師假道伏甲於外城以備不虞昧旦入郭諸較因
引軍以圍其第應之死於亂兵咸云不見其屍
僧誠惠不知何時人幼於五臺山出家能修戒律稱

會皮骨三命人初歸向聲名漸遠四方供饋不遠千里而至者衆矣自云能役使毒龍可致風雨其徒號曰降龍大師天祐十八年鎮州大水壞其南城誠惠謂人曰彼無信心吾使一小龍驚之耳由是氣礮彌盛人多畏之同光初鄴下權貴皆拜之樞密郭崇韜初欲不拜卽慮其謗已乃因御前見之故得免私禮三年京師旱莊宗迎至雒下親拜之六官叅禮士庶瞻仰謂朝夕可致甘澤禱祝數旬畧無徵應或謂誠惠曰官以師祈雨無徵將加焚燎焉誠惠聞之懼道潛去至其寺慙恚而終天成中其徒弟遷果等建塔乞請名謚於朝賜號法雨大師慈雲之塔

解元龜道士以明宗天成三年三月自西川至見於便殿稱年一百一歲進詩以歌王化元龜上表乞西都留守兼四川制置使要修西京宮闕帝謂侍臣曰此人老耄自遠來北朝別有異見反爲身名甚堪笑也賜號知白先生賜放西歸又四年正月有僧於相國寺示幻惑衆云頭上出舍利康義誠按其僞狀命戮於寺前

周趙應爲常城鎮將廣順三年五月開封府上言應與僧智欽鎮氏陳光濟二十人同謀發塚掘井妄稱

羅漢聖小誑惑閭閻希求財物逐人勘責並招妖妄其錢各入已分張臧匿勅趙應智欽陳光濟三人處死連坐郭延貴等十七人並決杖配蔡河務收管孫方諫為定州節度先是州北二百里有狼山山上有堡邊人賴之以避戎虜之患中置佛舍有孫氏尼者主其事以香火之教聚其流俗遠近村民多歸之徒眾甚盛人亦異之尼死其徒聲言其屍不壞因以衣衾瞻禮信奉有同其生方諫即其宗人也對行其道舉族不食葷茹其黨推之為皆主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 閩 縣 事 臣 曹鼎 臣 叅閱

知 建 陽 縣 事 臣 黃國琦 較釋

總錄部 一百七十三

不忠 不孝 不睦

不忠

古人有言曰竭身命以徇國經夷險而一節者忠臣也若乃三精露昏四海波蕩乃有體被組綬世隆寵渥靡排死以立操翻謀身而敗名或當難而逃歸或

臨危而不救締交于凶虐之伍阿旨于權倖之門以至懷貳受節挾私謀事草板檄以內毀畫計策而反攻蓋廢三綱之正道使百代之可誅豈獨人神之所棄今古共耻者也書之于策可以為訓

右宰穀衛大夫也衛侯出奔齊右宰穀從而逃歸衛

人將殺之以其從君故欲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言初從軍非說之不獲已

耳余狐裘而羔袖言一身盡善雅少其惡喻也雖从君出其罪不多乃赦之

桓子為陳司馬鄭子產子展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

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欲逃塚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

陳之司馬曰將巡城不欲載公以巡城辭

伯嚭為吳太宰吳伐越敗之扶櫜太湖中櫜山也越王勾踐

使大夫種因嚭而行成行成求成也吳王將許之伍子胥

諫不聽聽嚭卒許越平與盟而罷兵去後越王城吳

誅嚭以為不忠

漢李緒武帝時為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緒

降而單于容遇緒常坐李陵上其後漢遣使使匈奴

李陵謂使曰吾為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亡

救而敗何負于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

匈奴為兵陵曰乃李緒非我也陵痛其家以緒而誅

使人刺殺緒

盧賀封亞夫侯武帝征和二年坐受衛太子節掠死
以衛太子擅發兵而賀受其節
擬有反心故見考掠而死也

晉何曾初仕魏爲司隸時曹爽專權宣帝稱疾曾亦
謝病爽誅乃起視事魏帝之廢也曾預其謀焉

王沉初仕魏爲侍中高貴鄉公甚見委重及高貴鄉
公將攻文帝召沉及王業告之沉業馳白帝以功封
安平侯邑二千戶沉旣不忘于主甚爲衆論所非

郗超爲桓恭將軍父愔在北府徐州人多勁悍温常
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而愔素闇于

事機遣賧詣温欲共獎王室修復園陵超取視寸寸
毀裂乃更作賧自陳老疾甚

王廙爲左衛將軍及從兄敦構禍元帝遣廙喻敦旣
不能諫其悖逆乃爲敦所留受任助亂敦得志以廙

爲平南將軍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

謝澹安之孫也封柴桑侯澹少歷顯位桓玄篡位以
澹兼太尉與王謐俱齎冊到古孰後恭帝元熙中爲
光祿大夫復兼太保持節奏冊禪宋

宋沈懷明爲輔國將軍明帝時爲潯陽內史行江州
事鄧琬挾晉安王子勛爲亂懷明與申謙之杜幼文
劉亮率軍討之命豫州刺史劉胡拒子勛于赭圻帝

欲綏慰人情遣吏部尚書褚淵至虎檻選用將帥以下申謙之杜幼文因此求黃門卽懷明與劉亮求中書郎建安王體仁卽使褚淵擬選帝不許曰忠臣狗國不謀其報臨難以干朝典當爲臣下之節耶

後魏高欽字希叔頗有文學莫折念生之反也欽隨元志西討志敗爲賊所擒念生以爲黃門卽

比齊斛律孝卿爲侍中典機密後主至齊州以孝卿爲尚書令勸後主作詔禪位任城王令孝卿齎詔策及傳國璽往瀛州孝卿便詣鄴城歸于周武帝仍從入長安授納言上士

隋郭術初仕後周爲上柱國密勸高祖殺周室諸王早行禪代由是大被親

韋福嗣爲內史舍人後以罪出煬帝大業中楊玄感之亂以兵逼東都福嗣從衛玄戰于城北軍敗爲玄感所擒令作文檄詞甚不遜尋背玄感還東都帝銜之不已車裂于高陽

裴矩爲黃門侍郎大業末從煬帝在江都宇文化及反矩晨起將朝至坊門遇逆黨數人控矩馬請孟景祈賊皆曰不關裴黃門旣而化及從百餘騎至矩迎拜化及慰之諭令矩叅定儀注推秦王子浩爲帝以

矩爲侍中隨化及至河北及僭卽位以矩爲尚書右僕射加光祿大夫封燕國公

薛德音大業末爲著作卽及越王侗稱制東都王克之僭號也車書羽檄皆出其手王克平以罪伏誅

唐張均爲大理卿均弟埴爲太常卿祿山之亂玄宗幸蜀次咸陽謂高力士曰倉皇離京朝官不知所詣今日誰當至此力士曰張埴兄弟世受國恩又連戚屬必當先至是日房瑄至帝因問均埴曰臣離京師亦過其舍比約同行均報臣云已於城南取馬觀其趨向來意不切旣而均弟兄果受祿山僞命

薛兢爲武功令玄宗幸蜀兢見于路隅帝謂之曰卿飭裝便隨朕行兢俯伏不對帝曰不願行亦聽卿且好養人及賊至京師兢受僞官頗失臣節王師收京城兢伏誅

後唐蘓循唐末爲禮部尚書阿諛善承順苟容以希進取昭宗自秦還洛也朱溫克勢日滋唐室舊臣陰懷主辱之憤名族之胄往往有違禍不事逆溫者唯循希旨傳會朱溫之失律江西也屯于壽春要少帝欲授九錫朝臣或議是非循楊言云梁王功業顯大曆數有歸朝廷速宜揖讓時畏溫如虎卽議行之明

年朱溫逼遜循爲冊禮副使希幸風雲求爲宰輔先是循子起居郎楷上疏駁昭宗謚號不可爲昭請改謚爲襄楷亦附會賊心別求進達朱溫旣僭僞位敬翔惡其爲人父子放歸田里乃寓居河中積年會莊宗將副人望求唐室舊臣遣使自河中徵赴鄴都初監軍事使張承業惜經國之費未欲議卽尊之事諸將賓僚無敢言者及循至鄴入荷城拜魏師廳謂之拜殿翼日獻畫日筆三十管翼悅帝心其諂進如此承業聞之怒會河東節度副使盧汝弼卒因以代之明年春偶不食病瘞而卒

孟漢瓊明宗朝爲宣徽北院使性通黠善交構初見秦王權重乃挾王淑妃執傾心事之及朱弘昭馮贇用任又與之締構秦王旣誅翼日令漢瓊馳騎召閔帝于鄴及帝嗣位尤恃恩寵朞月之內累加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潞王赴闕閔帝急召漢瓊欲令先入于鄴漢瓊藏匿不至知潞王行及陝州乃單騎至澠池謁見因自慟哭欲有所陳潞王曰諸事不言可知漢瓊卽自預從臣之列尋戮于路左

漢安叔于初仕晉少帝開運初爲左金吾衛上將軍德戎犯闕百僚迎見於赤崗虜主登高崗駐馬而撫

喻漢官叔干出班夷言虜主曰是安沒字否卿少在
邢州屢貢章表有以見卿之效忠也俄授鎮國節度
未幾高祖革命代歸京師自以嘗附虜庭居嘗愧惕
之久授太子太師致仕

不孝

立德之厚莫先于仁為仁之本莫大于孝夫以髮膚
所稟保抱而成凱風自南載傷于生鞠昊天罔極何
報于劬勞苟乖色難尚三牲而無補矧為悖德固五
刑之尤重恥觀舊史具著遺文明徵凶頑之條以示
沮勸之義云爾

楚後臧葉公諸梁之弟也魯定公五年吳師敗楚臧

從其母于吳不待而歸

諸梁司馬沈尹臧之子葉公
子高也吳入楚獲後臧之母

楚定臧棄
母而歸

葉公終不正視之

不義
之

吳起衛人也後為衛將少時家累千金游士不遂遂
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三十人而東出
其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
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
而與起絕

後漢賈閔嗣其祖復封膠東侯章帝建初元年坐誣

告母殺人國除

人名
也

蜀姜維天水冀人也少孤與母居後主建興六年丞相諸葛亮軍向祁山天水太守夜亡保上却時維爲中郎參本郡事遂還冀冀不納還詣諸葛亮亮辟爲倉曹掾與母相失後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

晉賈充爲大尉行太子太保錄尚書事充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其父豐誅李氏坐流徙充後娶郭配女槐性妬忌武帝踐祚李以大赦得還母柳勅充迎李氏槐怒不許充迎李氏及母將亡充問所欲言母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遂無言

孫會侍中秀之子年二十爲射聲校尉尚惠帝女河東公主母喪未暮便納聘禮

劉肅民荊州刺史毅之子也安帝義熙八年宋高祖遣振武將軍王鎮襲毅于江陵毅舍卒無爲便就子肅民取馬肅民不與朱顯之謂曰人取汝父而惜馬不與汝今自走欲何之奪馬以授毅

宋向植父彌以佐命功封曲江縣侯植嗣封以不受母訓奪

范曄爲長沙王義欣鎮軍長史寧朔將軍兄嵩爲宜都大守嫡母隨嵩在官十六年母亡報之以疾曄不

時奔赴及行又攜妓妾自隨爲御史丞劉損所奏大祖愛其才不罪也擘家樂器服玩皆珍麗妓妾亦盛飾母住止單陋唯有一厨盛樵薪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擘後謀逆將誅其母泣曰主上念汝無極曾不能感恩又不念我老今日柰何仍以手擊擘頸及頰擘色不怍及妓妾來別擘悲泣流連

謝况前爲會稽錄事叅軍以諂佞事巴陵王休若况多受賄賂時內外戒嚴曾着袴褶况居母喪被起聲樂酣飲不異吉人衣冠旣無殊異並不知况居喪嘗自稱孤子衆乃駭愕

王長嗣祖華封新建縣侯明帝泰始二年坐罵母奪爵

南齊劉彪宋司徒文宣公穆之孫也建元初降封南康縣侯武賁中卽將坐廟墓不修削爵爲羽林監又坐與亡弟母楊別居楊死不殯葬爲有司奏事寢不出

顧昌玄爲身程令坐父法秀宋太始中北征歿亡屍骸不反而昌玄宴樂喜遊嘗人無異有司請加以清議

朱緒秣陵人無行母病積年忽思菽羹緒妻到市買

欲爲羹欲奉母緒曰病甚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
母怒曰我病欲此羹汝心併啖盡天若有知當令
汝哽死緒便聞心中介然卽利血明日而死蕭敷明
聞之大悲慟不食積日間緒尸在何處欲手自戮之
旣而曰滂吾刀乃止

張植爲瀛州刺史其母夏侯氏出家爲尼植雖自州
送祿奉母及爲諸第而各別資財同居異爨一門數
竈植母旣老身又長嫡其臨州也妻子隨去分適數
歲論者譏焉

梁柳仲禮爲司州刺史父津太子詹事襲封雲杜侯
侯景圍城旣急而仲禮擁兵來援時邵陵王綸亦在
外與仲禮構怨津登城謂仲禮曰汝君父在難不能
盡心竭力仲禮言笑自若景遣以金環仲禮閉管不
戰武帝召津問策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
不孝賊何由平太清三年城陷卒

隋鄭譯開皇初爲上柱國與母別居爲憲司所劾由
是除名下詔曰譯嘉謀良策寡爾無聞鬻獄賣官沸
騰盈耳若留之於世在人爲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
地爲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以孝經令
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

馮忱爲尚書兵部郎攝江都郡丞慈明子也李密逼東都詔令慈明安集瀍雒爲密黨翟讓所害忱先在東都王充破李密忱亦在軍中遂遣奴負父屍詣東都身不自送未幾又盛花燭納室時論醜之

唐李均爲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弟鏐京兆府法曹參軍並不守名教配流均于施州鏐于辰州縱會非嘗之赦不在免限均鏐温州人也玄宗天寶中州舉道學成赴京師旣升第叅官遂割貫長安與郡里絕凡二十餘載母死不舉温州別駕知州事嗣曹王臯具以聞下憲司訊問鏐等俱伏罪帝歎息久之曰三千之刑莫大於此合冥轅裂豈止謫竄焉

崔損德宗貞元中爲門下侍郎平章事損身居宰相母野殯不展墓不議遷柩姊爲尼歿于近寺終喪不臨君子罪之

鄭方達先爲太僕寺丞元和三年其兄兵部侍郎御史中丞雲達奏方達受性克悖不知君親衆惡備身教訓莫及結聚惡黨江中劫人臣亡父先臣鹽杖至一百終不能斃張延賞任揚州日亦曾犯延賞法決殺復蘓至于嘗言皆呼臣亡父先臣名見戚所知無可教語昨聞於邠寧慶等州于謁節度使及州縣乞

丐今見在武功縣南西戎附近恐有異謀若不冒死
奏聞必恐覆臣家族詔曰鄭方達宜委京兆府錮身
通送黔州付李模於偏遠州驅使勿許東西

陸慎餘故京兆府法曹廣之子慎餘與兄博文居喪
衣華服飲酒食肉于坊市爲京兆府所奏詔各決四
十慎餘流循州博文遞歸本貫

獨孤鉉穆宗初爲田弘正鎮州從事及王庭湊作亂
從事皆遇害鉉時奉使隣境故得免死其母及血屬
皆爲庭湊所囚時有周僧達者繼母卽鉉之女弟因
隨親至鎮州亦爲庭湊所囚鉉聞軍亂懼不敢入留
于境上僧達時在京聞亂奔赴鎮州謁庭湊諭以逆
順之理庭湊雖不能納感其忠孝之心遂許僧達迎
其親以歸當時朝議獎僧達之行授渭南縣尉鉉
爲夾州司戶自此鉉爲士林所鄙

崔貽孫自吏部侍郎貶官塞北三子爭於舊業分其
利以自謀其旨醫藥咸莫知之貽孫以書責之曰生
有明君真宰歿有天曹地府

後唐烏正爲鎮州都將聞張文禮殺上容志復王天
雪泣請行兵及鎮陽文禮執其母妻泊兒女十口誘
之不回攻城日急文禮忿之咸割鼻斷腕不絕於膚

放至軍門觀者皆不忍正視震一慟而止

晉程遜為太嘗卿高祖天福三年命使吳越母羸老
生瞽未嘗白執政以辭之將行母以手捫其面號哭
拊背而送之及使回遭風水而溺焉

景延廣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少帝時加同平章事
及虜騎南牧六師親至澶淵延廣南在軍母凶計至
自澶淵律比移於津南不信宿而後蒞戎事曾無戚
容下俚之士亦聞而惡之

王瑜范陽人也為太府少卿杜重威之鎮東平也瑜
父欽祚為節度副使及重威移鎮嘗山瑜乃以詭計
干重威使奏已為成德軍節度副使竟代其父位

馮傑晉宰相王之子也王從少帝北遷虜僞命為太
子少保至周太祖廣順二年傑自幽州不告父而亡
歸王懼虜譴責尋以憂恚卒於蕃中

楊仁澤前為鄜州三川縣主簿仁澤在父憂制內求
官為大理寺所奏詳斷官大理正韓保喬與詳覆官
刑部員外郎李知損斷曰伏以楊仁澤父喪未滿釋
服求官人子何堪違律如此宜從追毀以贖典刑餘
望依大理侍斷可之

漢後贊為飛龍使贊母本倡家也與父同郡往來其

家生贊從職四方父未嘗離郡贊既長疑其所生及為內職不欲父之來寓書以致其意父自郡至京師直抵其第贊不得已而奉之

不睦

夫兄弟之親手足之義也悌順居先友于是切故詩人以棠棣之華敷榮相媿鶴鳴在原急難為喻泊乎義匪相容情惟不睦寧問共被之恩動起閭牆之忿尺布斗粟尚或致爭連枝同氣豈顧共義乎

共叔段鄭莊公弟也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

為之請制公曰制崑邑也虢叔處焉他邑唯命號叔

君也待制崑險而不修德鄭滅之叔請京使居之謂

之京城大叔公順姜請使段居京請謂之京城大叔

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大叔出奔共今叛

郡共書曰鄭伯克叔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

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後隱公會鄆伯伐許許

莊公奔衛隱公以許與鄭鄭伯使大夫百里奉許叔

以居許東偏許叔許莊公之弟東偏東鄙也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

而使餽其口於四方其况能久有許乎

漢主父偃為齊相至齊徧召昆弟散五百餘金子之

數日數責也數音所具反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衣音于既切食讀曰

飲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母復

入偃之門

薛宣為丞相任政數年宣有弟明修明至南陽太守

修歷郡守京兆尹少府善交接得州里之稱後母嘗

從修居官宣為丞相修為臨菑令宣迎後母修不遣

後母病死修去官持服宣謂修三年服少能行之者

兄弟相駿不可駿者執意不全猶如色之間雜修遂竟服繇是兄弟

不和

魏袁尚冀州牧紹之少子紹愛尚貌美欲以為後而

未顯審配逢紀與辛評郭圖爭權配紀與尚比評圖

與譚比眾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為已

害緣紹素意乃奉尚代紹位譚至不得立自號車騎

將軍由是譚尚有隙太祖比征譚尚譚軍黎陽尚少

與譚兵而使逢紀從譚譚求益兵配等議不與譚怒

殺紀

劉琦荆州牧表之長子也初表及妻愛少子琮欲以

為後而蔡瑁張允為之友黨乃出長子琦為江夏太

守眾遂奉琮為嗣琦與琮還讐隙

夏侯楹伏波將軍惇之子也文帝時爲安西將軍妻卽清河公主也楹性無武畧而好治生太和二年明帝西征人有白楹者遂召還爲尚書楹在西時多畜伎妾公主由此與楹不和其後群弟不遵禮度楹數切責弟懼見治乃共構楹以誹謗令主奏之有詔收楹帝意欲殺之以問長水校尉京兆段默默以爲此必清河公主與楹不睦出於譖構與不推實耳且伏波與先帝有定天下之功宜加三思帝意解曰吾亦以爲然乃發詔推問爲公主表者果其群弟子臧子江所構也

蜀許靖汝南人位至司徒少與從弟劭俱知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爲郡公曹排擯靖不得齒叙以馬磨自給

晉王濟爲侍中時父渾爲僕射主者處事或不當濟性峻厲明法繩之數與從弟佑不平佑黨頗謂濟不能顧其父由是長同異之言出爲河南尹

陳騫爲太司馬素無譽諤之風弟稚與其子輿忿爭遂說騫子女穢行騫表從弟以此獲譏於時也後輿爲侍中坐與叔父不睦出爲河內太守輿雖無簡正而有力致

夏侯楸伏波將軍惇之子也文帝時爲安西將軍妻
卽清河公主也楸性無武畧而好治生太和二年明
帝西征人有白楸者遂召還爲尚書楸在西時多畜
伎妾公主由此與楸不和其後群弟不遵禮度楸數
切責弟懼見治乃共構楸以誹謗令主奏之有詔收
楸帝意欲殺之以問長水校尉京兆段默默以爲此
必清河公主與楸不睦出於譖構與不推實耳且伏
波與先帝有定天下之功宜加三思帝意解曰吾亦
以爲然乃發詔推問爲公主表者果其群弟子臧子
江所構也

蜀許靖汝南人位至司徒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
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爲郡公曹排擯靖不
得齒叙以馬磨自給

晉王濟爲侍中時父渾爲僕射主者處事或不當濟
性峻厲明法繩之數與從弟佑不平佑黨頗謂濟不
能顧其父由是長同異之言出爲河南尹

陳騫爲太司馬素無譽諤之風弟稚與其子輿忿爭
遂說騫子女穉行騫表從弟以此獲譏於時也後輿
爲侍中坐與叔父不睦出爲河內太守輿雖無簡正
而有力致

刑府元龜 不睦

卷之九十三

陶稱侃子也稱爲東中郎恃性嫺勇與諸弟不協
王愷少踐清階爲侍中領右衛將軍愷弟愉爲輔國
將軍愉弟國寶安帝時爲中書令中領軍叅管朝權
威震內外時王恭惡國寶亂國討國寶愷愉並請解
職以與國寶異生又素不協故得免禍

宋周郎賤太子令人兄嶠尚高祖第四女志氣怯懦
而郎少而愛奇雅有風氣與嶠志趣不同嶠甚疾之
江智淵湘州刺史夷之弟子也夷有盛名夷子湛又
有清譽父子並貴達智淵父僧安少無名問湛禮敬
甚簡智淵常以爲恨自非節歲不入湛門

後魏陸晞爲尚書左戶二公郎後除伏波將軍晞與
弟共之並有時譽晞與恭之脫不和睦爲時所鄙
酈道元字善長爲御史中尉弟兄不能篤穆又多嫌
忌時論薄之

薛懷徹金紫光祿大夫真度嫡子也爲車騎將軍真
度長庶子懷吉爲後將軍汾州刺史懷吉弟懷直懷
直弟懷朴懷朴弟懷景懷景弟懷雋真度諸子旣多
其母非一同產相朋因有爭愛與和中遂致訴列云
以毒藥相害顯在公府發揚疵釁時人耻焉

冊府元龜 不睦

卷之九百二十三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孫以敬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總錄部 一百七十四

傾險 詐偽 飾非

傾險

言偽行僻色厲內荏傾險之謂也故不畏不義著之於前聞難養難近垂之於往典蓋人稟五行之秀最萬物之靈守正不回去惡務本斯可謂之君子矣乃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九百二十四

有疾賢務進附勢取容乘隙以為姦掠美以沽譽或
縱其關說之辯或極其諂諛之態或構之飛語以害
忠良或寘之深文以執仇怨以至讎覆靡定計數回
測為鬼為蜮如谿如壑歷代而下實繁有徒非聰明
睿哲之主安能察而遠之哉

漢主父偃為中大夫會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董

仲舒居家推說其意山橐未上山古草字所作
起草為橐也主父

偃侯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帝召視諸儒視

田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

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

鄭明會稽人元帝即位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勳周堪

輔政明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騎將軍史高遣客為

姦刺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視讀曰示
以册所奏

之章示堪曰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將軍

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下莊之威周謂周公旦
召謂召公奭

公綽孟公綽也下莊
子魯下邑大夫也至乎耳順之年屢折衝之位號

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懽喜咸曰將

軍其人也國家委任誠
得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

遂行日及至周召乃留乎周望之立意當趣如管晏
而止為欲恢廓其道日及

不食追周召之蹟然後已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

延陵之臯

吳公子札食延陵薄吳王之行并國而耕臯澤朋云望之所為若但如管晏則不處

漢朝將歸會稽尋延陵之軌耕臯澤之中也下走者自謙言超走之後也修農圃之疇畜

鷄種黍埃見二子浚齒而已矣

子路從孔子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止子

路宿殺鷄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朋之所云

蓋謂此也埃古侯待也浚齒終身也篠草器也音徒吊反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

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嘗政度行度越嘗儉而為高行也蹊徑謂道也

音奚與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德則下走其庶幾願

竭區區底厲鋒鏑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朋接待以

意與之相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史高短謂駁其短惡

也言許史過失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太

司農史李宮俱待詔堪獨白官為黃門郎朋楚士怨

恨朋會稽人會稽并屬楚楚人脆急也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

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

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

罪中書令在旁知我言狀望之聞之以問弘恭石顯

恭顯恐望之自訟下於它吏即挾朋反待詔羣龍龍

者宣帝時與張子蟜等待詔蟜巨蘇反以行污穢不

進穢與穢同欲入堪等不納故與朋祖結恭顯令二人告

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恭顯奏望之

堪更生朋黨相稱舉狀望之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

堪更生皆免爲庶人而朋爲黃門郎

後漢辛臣田戎之妻兄也初岑彭圍秦豐於黎丘時田戎擁衆夷陵聞秦豐被圍懼大兵方至欲降而妻兄辛臣諫戎曰今四方豪傑各據郡國雒地如掌耳不如披甲以觀其變戎曰以秦王之彊猶爲征南所圍豈况吾邪降計決矣建武四年春戎乃留辛臣守夷陵自將兵沿江沂沔止黎丘刻期曰當降而辛臣於後盜戎珍寶從間道先降於彭而書以招戎戎心疑賣已遂不敢降

崔酺爲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享第者補之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旣坐言無所及唯涕泣流漣懿恠而問之酺曰圖事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爲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嘗應之酺受恩接悽愴君之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繇是酺對第一拜尚書

晉牽秀爲司空張華長史會張昌作亂秀因奔成都王穎穎伐長沙王又以秀爲冠軍將軍陸機王粹等共爲河橋之後機戰敗秀證成其罪又譖事黃門孟玖故見親於穎

虞順為著作郎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訪於著作郎王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于言色預既豪族交結權貴共為勿黨以斥隱竟以謗免黜歸于家袁悅之能長短說甚為會稽王道子所親愛每勸道子專覽朝權道子頗納其說俄而見誅

王國寶累至侍中中書令太傅謝安之女壻也國寶專利無簡行安惡其為人每抑制之及孝武末年嗜酒好肉而會稽王道子昏醬尤甚惟狎昵諂邪於是國寶讒諛之計稍行于主相之間而好利險詖之徒

以安功名盛極而構會之嫌隙遂成

又云國寶大無士操不修庶隅

妻謝安惡其傾側每抑而不用

周禮字宣季性矜儉好利外方內荏少以豪右自處後為會稽太守被殺

宋王華為太祖鎮西主簿太祖末親政事悉委司馬張劭華性尚物不欲人在已前劭性豪每行嘗引采轂華出入乘牽車從者不過二三人以矯之嘗於城內相逢華陽若不知是劭謂左右曰此鹵簿甚盛必是殿下出乃下牽車立於道側及劭至乃驚劭白服登城為華所糾坐被徵華代為司馬南郡太守行府州

事

劉湛爲領軍將軍又領詹事時彭城王義康專秉朝政而湛昔爲上佐遂委心自結而殷景仁獨步當時初湛方謀傾景仁湛黨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謝湛曰老父悖耄遂就殷鉄千祿由敬文間淺士負生成合門慙懼無地自處敬文之姦譎如此

劉瑀字茂琳初爲始興王濬南徐州別駕從事史爲濬所遇瑀性陵物護前不欲人居已上時濬征北府行叅軍吳郡顧邁輕薄而有才能濬待之甚厚深言密事皆與叅之瑀乃折節事邁深布情款家內婦人間事言語所不得至者莫不倒寫備說邁以瑀與之款盡深相感信濬所言密事悉以語瑀與邁共進射堂下瑀忽顧在右索衣幘邁問其所以瑀曰公以家人待卿相與言無所隱而卿於外宣泄致使人無不知我是公吏何不得不啓因而白之濬大怒啓文帝徙邁廣州

後魏高聰爲散騎嘗侍黃門侍郎初趙修之任勢聰傾身事之及修之歿言必毀惡茹皓之寵聰又媚附每相招命言笑攜撫公私託仗無所不至每稱皓才

識明敏非趙脩之疇乃因皓啓請青州鎮下治中公
廨以為私宅又乞水田數十頃皆被遂許及皓見戮
聰以為死之晚也其薄於情類皆如此聰善於去就
知高肇嫌之側身承奉肇遂待之如舊

北齊溫子昇為文襄大將軍諮議叅軍文襄疑子昇
知元僅等作亂俄歿晉陽獄子昇恬靜與物無競言
有准的不妄毀外譽而內深險臨之事際好預其間
所以終至禍敗

鄭子默

史不載其官

文宣怒臨漳令稽曄及舍人李文師

以曄賜薛農洛文師賜崔士順為奴子默私誘銀青

光祿大夫王昕曰自古無朝士作奴昕曰箕子之為

奴子默遂以昕言啓帝仍曰王元景比陛下於殷紂

楊愔微為解之謂愔曰元景是个博士爾語皆元景

所教

元景字也

段孝言為吏部尚書時祖珽執政將廢趙彥深引孝
言為助除侍中入內省典機密尋除中監加特進又
託韓長鸞共構祖珽之短及珽出後孝言除尚書右
僕射

魏蘭根為開府儀同三司雖以功名自立然善附會
出處之際多以計數為先是以不為清論所許

陳元康爲相府功曹叅軍便辟善事人希顏候意多有進舉而不能平心處物

後周蘓夔納言威之子聰敏有口辯然性輕險無行位至過議大夫

隋元敏頗才辨而輕險多詐擢守內史舍人而交通博徒數漏洩省中語

諸葛穎自煬帝爲太子時爲藥藏及帝卽位遷著作郎甚見親倖穎因閑隙多所譖毀是以時人謂之治葛

唐鄭愔則天時爲臨武丞及來俊臣受制按獄志在

屠害忠良每有羅織文狀密令愔草定深情致其罪取於俊臣

崔湜中宗時爲吏部員外郎桓敬之作相也思武三思讒間推湜爲耳目使伺其動靜俄而中宗踈忌功臣於三思恩寵漸密湜每得桓敬一言片議皆以報三思及諸公被流湜又說三思宜盡除之以絕歸望三思問誰可入者湜表兄周利貞先爲桓敬所惡自侍御入出爲嘉州司馬湜舉之克行桓敬等聞利貞至皆自殺三思擢利貞爲御史中丞湜後爲襄州刺史時譙王重福謫居均州陰懷異志贈湜黃金寶帶

帝之為太子有郎李慶遠特承恩寵頗弄權勢湜以帶鉤之會慶遠以罪被錄觀者怪金帶奇作非人間所有湜密謂慶遠曰勿欵此帶所求我當使汝無事乃厚賂行笞者與殺慶遠以滅口其傾險如此湜謂人曰吾之入門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為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也是故進趣無已而不以令終

顧繇吳人代宗時詣闕獻書稱旨受京兆府華原縣令性踈狂恃封事可以奏與有超拜及領華原骹髒音九不受詔乃訕時政發宰臣元載陰私載稽顙自

陳代宗遂怒繇逐為綿州百姓

陳少游代宗時為宣越揚三鎮觀察初結元載每年饋金帛約十萬貫又多納賄於用事中官賂奉先劉清潭吳承倩等繇是美聲達于中禁後見元載在相位年深以過犯漸見疑忌少游亦稍踈之無何載子伯和貶官揚州少游外與之深交結而陰使人伺其過失密以上聞代宗以為忠待之益厚

令孤岷德宗時為禮部侍郎有杜封者故相鴻漸之子求補弘文生宰相楊炎嘗出杜氏門下託封於岷岷謂使者曰相公誠憐封欲成其名乞署封名下一

字岷因得以記焉炎不意岷之賣已乃署名託岷明日流言宰相炎迫臣以私臣從之則負陛下不從則炎當害臣德宗以問炎炎具道所以德宗怒曰此奸人不可柰欲杖殺之炎救解乃出為衡州別駕寶群憲宗時為吏部郎中宰相武元衡李吉甫皆愛重之未幾拜御史中丞後與呂溫羊士諤等黨比欲陷吉甫為客官經畧使在鎮二年詔遣至衡州病卒群性險狠頗務恩讐臨事不顧死生初詔徵將大用衆情駭及卒衆乃安

方穆宗時為和王傳會元楨作相欲以奇策平河朔群盜方以策畫干楨而李逢吉之黨欲傾裴度乃令人告楨欲結客刺度事下法司按鞫無狀而方竟坐誅

後唐孔謙莊宗同光初為租庸副使謙本州之幹吏上自天祐十二年帝平定魏博會計皆委制置謙能曲事權要效其才力帝委以泉貨之務設法箕歛七八年間軍儲獲濟及帝即位於鄴城謙已當為租庸使物議以謙雖有經營濟贍之勞然人地尚卑不欲驟授重任樞密使郭崇韜舉魏博觀察判官張憲為租庸使以謙為副謙悒然不樂者久之帝既平梁汴

謙徑自魏州馳之行在因謂崇韜曰魏都重地須大
臣彈壓以謙籌之非張憲不可崇韜以爲忠告卽奏
憲爲鄴都留副守乃命宰臣豆盧革專判租庸謙彌
失望乃尋革過失時革以手書便省庫錢數十萬謙
以手書示崇韜徵諷聞於革革懼上表請崇韜專其
事崇韜亦辭避帝問當委何人爲可崇韜曰孔謙雖
久掌貨泉然物議未嘗居大任以臣所見却委張憲
爲便帝促徵之憲性精辨爲趨時者所忌人不祐之
謙乘間訢於豆盧革曰租庸錢穀悉在眼前委一小
吏可辨鄴都本根之地不可輕付於人與唐尹王正
言無裨益之才徒有獨行詔書旣徵張憲復以何人
爲代豆盧革言於崇韜崇韜曰鄴都分司列職皆王
上舊人委王正言何慮不辦革曰俱是失也設不獲
已以正言掌租庸取書於大臣或可辦矣若付之方
面必敗人事謙以正言非德非勲懦而易制曰此議
爲便然非已志尋拘正言之失泣訊於崇韜厚賂閹
伶以求進用人知奸諂沮之乃上章請退帝怒其規
避將寘於法樂人景進於帝前解喻而止王正言風
病恍惚不能綜三司事景進屢言於帝乃以正言守
禮部尚書以謙爲租庸使

晉張彭嘗山九門人少不知書始爲公府通贊遂假
州縣後唐莊宗改鎮州爲北都以任圜爲真定尹兼
知管內戎事則以彭爲留守推官事無巨細悉訪於
彭繇是趙之士大夫無得而進彭素貪黷利權所入
圜多爲所賣及廢都爲方正朝廷命樞密使郭崇韜
爲節度使遙領之崇韜素愛其地欲歸利私門而彭
獻可於圜擇公藉所有多隱之以爲他費崇韜深忿
其事會莊宗平嘗山時獲趙王鎔家妓千餘使宦者
選留百人及送聞有許氏尤色彭賂守者以廢疾匿
於僧坊後宮中訪知急召彭赴雒欲害之彭將戒途
以前與圜所隱泉貨使人封藉馳白崇韜崇韜乃德
彭而怒圜尋奏解許氏之罪授秘書丞知齊州管田
事其險巧多此類也明宗卽位以圜爲相判三司事
圜秦彭守秘書少監度支判官聞竟得罪死於塗陽
議者以彭誤敗之所致也近臣安重誨亦云任之過
盡繇張彭

王瑜天福中爲贊善大夫會濮陽郡秋稼豐秀稅藉
不均命乘使車按察定計旣至郡謂校簿吏胡蘊惠
鶚曰余有處約之疾室無增貨爲我致意縣尹且求
假貸於是郵城令劉承珪濮陽令王傳寶臨濮令曹

光喬雷澤令張璿范陽令范臯聚錢五十萬私書而獻瑜以書上奏帝覽稱歎曰廉直清慎尚有如此者誠良臣也二吏五宰卽時點瑜則進位大尉少卿詔書褒美

詐偽

先聖有言曰天下之惡有五盜竊不與焉一心逆而險二行僻而堅三言偽而富四記醜而博五順非而澤此皆謂姦宄之徒不免君子之誅也其或矯稱皇嗣虛畫戰圖對稱人而禍吏臨都街而自撻造偽書而取賞倣嘉遁而覲徽至於詐偽外戚則遠列藩宣假于靈草則爰剖符竹罪大而貽神怒惡盈而掛天網至有棄之于市而投之於荒汙彼簡編貽笑後世者矣

公孫薑齊大夫魯昭三年晉韓起如齊逆女為平公逆

孫薑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更

子公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

而遠其寵寵將來乎寵謂子尾臧會魯大夫臧昭伯之族

也初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僕句僕句龜所出地名以上

為信與僭僭吉僭不信也臧氏老將如晉問問昭伯起居會請

往代家老行昭伯問家故盡對故事也及內子與母弟叔孫

則不對內子昭伯妻一人對若有他故再三問不對及郊會逆問又

如初對又不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

卿在東平無監縣留鮪假卿假使為賈正焉邑大夫賈正掌貨物使有常

價若計於季氏臧氏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逐計簿於季氏

之間桐汝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怒

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要相怨及昭

伯從公平子立臧會立以為臧氏後會曰僕句不余欺也傳

卜筮之臉善惡繇人

漢新垣平趙人以望氣見文帝至上大夫使人持玉

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帝曰闕下有寶玉氣聚者已

就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曰臣候

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七十年為元

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令河決通

於泗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汾陰直謂當汾陰也意周鼎其

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帝使使治廟汾陰南臨

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

誅夷平

少翁齊人以方見武帝文成將軍言即上欲與神通

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迺作畫雲車及各臣勝

日甲乙五行相克之日如火勝駕車辟惡鬼又作其

形刑元誦 詐僞

卷之九百二十四

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

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帛書以飯牛謂雜草以

食牛也音陽不知言此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書

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手謂就書手跡問之果為書于是誅文

成將軍

樂大膠東人謂王家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因樂成

侯求見言方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畧而敢為大言處

之不疑乃拜為五利將軍於是嘗夜祀其家欲以下

神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而不敢入海之泰山祠

帝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方益多不讐

讐言應當也不讐言無驗也帝乃誅五利韓釋之封襄城侯武帝元

朔四年詐疾不從耐為隸臣

陳拾嗣復賜侯卒子彊嗣元狩五年彊坐父拾非嘉

子免

公孫卿齊人也武帝時稱有禮書曰得室鼎神册後

仙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

妄言謝曰竇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為謂不須要言之

趙欽者營平侯充國之孫尚敬武公主主亡子主教

欽良人習詐有身名他人子欽薨而子岑嗣後習為

太夫人岑父母求錢財亡已忿恨相告岑坐非子免

國除

後漢尹敏爲中郎光武令較圖讖敏因其卦文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問其故敏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帝深非之雖竟不罪而亦以此沈滯

盧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也居左谷中王莽時天下咸思漢德芳繇是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增祖母匈奴谷蠡渾和王之姊爲武帝皇后生三子遭江充之亂太子誅皇后坐歿中子次卿亡之長陵小子回卿逃於左谷霍將軍立次卿迎回卿回卿不出因居左

谷生子孫卿孫卿生子文伯嘗以是言誑惑安定間向栩性卓詭不倫後時徵拜趙相及之官時人謂其必當脫素從儉而栩更乘鮮車御良馬世疑其始僞魏李豐子韜以選尚公主雖外辭之內不甚憚也

晉會稽王道子爲桓玄所害安帝義熙中以臨川王寶子修之爲道子嗣尊如王氏爲太妃義熙中有稱元顯子秀熙避難藥中而至者太妃請以爲嗣於是修之歸於別第宋高祖意其詐而按驗之果散騎郎滕羨奴勺藥也竟坐棄市太妃不悟哭之甚慟

宋何法盛時何高平卿紹亦作晉中興書數以示法

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于時如袁宏于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爲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厨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之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

王僧達爲太子洗馬在東宮愛念軍人朱靈寶及出爲宣城鬻寶已長叔達詐列歿亡寄宣城左求之籍注以爲己子改名元序啓太祖以爲武陵國典衛今又以補竟陵國典書令建平國中將軍孝建元年春事發加禁固上表陳謝亡不能因依左右傾意權貴

帝愈怒焉

黃回竟陵郡軍人也初爲臧質隊主隨質於梁山敗走向豫章爲臺主軍謝承祖所錄付江州作部卒遇赦得原回因下都於宣陽門與人相打詐稱江夏王義恭馬客鞭二百付右尚方

後魏崔光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光初爲黃門則讓宋弁爲中書監讓汝南王悅爲太嘗讓劉芳爲少傅讓元暉穆紹甄深爲國子祭酒讓清河王懌任城王澄爲車騎儀同讓江陽王繼又讓靈太后父胡國琛皆願望時清議者以爲矯飾

曹昇莊帝永安中爲大學博士兼尚書郎而嘗徒步上省以示清貧忽遇盜大失綾縑時人鄙其矯詐綦攜出帝時爲左光祿大夫性多詐賀較勝出鎮荊州遇攜別因辭攜母攜故見敗甕弊被勝更遺之錢物

山偉前廢帝時爲秘書監仍著作郎爾朱兆之入維官守奔散國史典書高法顯密埋史書我不遺落偉自以爲仁詐求偉挾附爾朱世隆遂封東阿縣伯而法顯止獲男爵

劉仁軌爲著作郎兼中書令外示長者內懷矯詐其對賓客破弊席食糲冷菜衣服故敗乃過逼下善候當途能爲詭激每於稠人廣衆之中或搃一姦吏縱一孤寡大言自爾眩已高明矜物無知淺識皆稱其美公能之譽動過其實

後周宗慄南陽人仕梁爲元帝荊州記室累遷吏部尚書初父高之先爲南臺治書侍御史犯憲慄願父釋罪當終身菜食高之理雪故慄菜食鄉里稱之元帝府中多言其矯至是大進魚肉國子祭酒沛國劉毅讓之曰本知卿不忠猶謂卿孝今日便是忠孝並無慄不能對

郭賢爲車騎太將軍歷廣勳安陵四州刺史衣服飲食雖以儉約自處而居家豐麗室有餘貲時論譏其詐

隋劉炫直門下省以待顧問時牛弘奏請購求天下遺迹之書炫遂造書百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于家

唐杜淹弱冠有美名與帝福嗣爲莫逆之交隋開皇中相與謀曰上好謀遁蘓威以幽人見徵擢居美職蓋效之共入太白山中陽言隱逸隋文帝聞而惡之謫戍江表

蘓世長幼簡率嗜酒無威儀歷官踈猛正諫以直聞及爲陝州不能馭點部內多犯法世長莫能禁乃責躬引咎自撻於都街五相嫉其詐鞭之見血世長不勝痛大呼而走觀者咸以爲笑是後議者乃稱其詐孫承景爲監察御史則天萬歲通天二年承景監清邊軍戰還畫戰圖以奏每陣必畫承景躬當矢石先鋒禦賊之狀則天歎曰御史乃能盡誠如此擢拜古肅政臺中丞令侍御史張仁愿叙錄承景下立功人仁愿未發都先問承景對陣勝負之狀承景身實不

行問之皆不能對又虛增功狀仁愿庭奏承景罔上之罪於是承景左遷崇令擢仁愿爲右肅政臺中丞檢校幽州都督

李子矯玄宗開元十四年詐稱皇子入驛居止子矯云生於潞州母曰趙妃生一歲舅嘗奴攜至雒陽以患目疾不得入門後數歲遇楊駙馬舅挾出北遊靈夏因至太原今十七歲太原尹張嵩以聞帝以爲矯妄勅嵩杖殺囚下制曰如聞在外諸州多有矯稱勅使詐乘傳驛或托採藥物言將貢獻或妄云追人肆行威福如此等色尤瀕禁斷若緣別使皆發中使以

此叅察固易區分宜令州縣嚴加捉搦勿容漏網蕭文晟詐妄人也元和九年與其黨四人詐稱知內樞密梁守謙語故涇原節度使蘓光榮子巨論云將拜爲節度使許錢六萬貫文爲人所告文晟付伏內決重杖處死巨論流峽州

柳泌本姓楊名仁晝習方術後更姓名動作詐諛自言能致靈藥并黃白術時憲宗末年銳於服餌詔天下搜訪奇士皇甫鏗李道古乃薦泌及僧大通等待詔翰林憲宗頗奇因盛言天台多靈艸群仙所會臣嘗知之而力不能致願假郡縣之權以求之憲宗以

爲然乃授台州刺史賜服金紫或諫曰方士不當假以州郡之政憲宗怒曰煩一郡之力而致神僊不死之事臣下於吾何惜焉繇是不敢復諫泌到州驅使人於山谷聞聲言採藥鞭撻慘急歲餘一無所得懼詐發獲罪遂挈其家潛入山谷本道觀察使捕之送京師鑄與道古保明其能又詔直翰林院憲宗服泌藥日益躁渴竟爲所誤大通自云一百五十歲有不死藥田佐元鳳翔號縣人亦自言有奇術能變瓦礫爲黃金自白衣授本縣令其餘皆遞相薦引岡上惑衆故及於罪初柳泌繫於京兆府吏人或問曰何苦虛詐如此泌曰皆道古教我且令我自言四百歲時人或謂將死自能隱化及解衣就刑訖無他異唯炙灼之痕淡體而已

蕭洪者本代北人父名榮初文宗母蕭太后有一弟在外求訪未獲洪十歲隨商人後爲戶部茶綱賣羅錦於東市佑人趙縝爲引見於太后姊徐國夫人女婿呂璋因得見夫人云太后之弟夫人亦不能認識帝方穆親以皇太后一第喜有所得洪以詐御遂見之命爲金吾將軍河陽節度等使復爲鄜坊節度使先是有自神策軍出爲方鎮者軍中多資其行裝至

鎮三倍償之故有自左軍出爲脚坊者茲錢未償而卒乃徵於洪宰相李訓初知洪非真太后弟洪懼彌縫之乃奏訓兄仲京爲從事故洪恃與訓通不與所償又徵於卒者之子洪俾其子以狀接訓訓判絕之左軍中尉仇仕良銜之有蕭本本復稱皇太后之弟至是因士良以進遂發其事旣而御史臺奏推堪前脚坊節度使蕭洪詐冒稱皇太后親弟事詔曰蕭洪起自細微恣爲狡妄假我外家之族冒居元舅之尊累忝重官再叨雄鎮作僞無狀從古未聞不處極刑猶爲寬典宜長流驩州百姓洪男恪女婿萬縝徐國夫人女婿呂璋竝決杖流嶺南崖象等州洪至中路賜自盡

蕭本故福建人太后有真異母弟孱弱不能自理本知之就求得其內外族氏名諱上聞復有權倖交證之帝果不疑其詐以爲贊善太夫又詔贈其亡曾祖倭太保亡祖聰太傅亡父俊太師曾祖母隴西李氏晉國太夫人亡祖母吳興姚氏楚國太夫人亡母隴西李氏涼國太夫人帝旣斥蕭洪而又得蕭本卽謂其真旬月之內賜與巨萬

蕭弘泉州晉江縣民也開成二年十月福建觀察使

唐扶差人押送弘弁男大資稱是國親詔付御史臺
勘問御史臺奏蕭弘通款狀詐認太后與節自不同
詔令遞歸本貫仍不用錮身皇太后少離本家不熟
舊事故特宥弘之罪庶獲本宗開成四年七月癸酉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其畧曰臣聞造僞以亂真
者匹夫知之尚不可况天下皆知乎執踈以爲親者
在匹夫之家尚不可况處大國之朝乎臣受國恩深
奉公心切知有此色安敢不言伏惟皇帝陛下仁及
萬方孝敦九族而推心無黨唯理是求微臣將以不
避直詞切論深事伏見金吾將軍蕭本稱是皇太后

親弟受此官榮今誼然國都殆開藩府自上及下異
口同音皆言蕭弘是真而蕭本爲僞臣傍聽衆論遍
察群情咸思發明以正名分今年二月蕭弘忽投臣
本道求臣上聞亦自言比者福建觀察使唐扶及監
軍劉行立具審根源已曾論奏其時屬蕭本得爲外
戚來自左軍臺司旣不敢研窮聖意遂勒還鄉里自
茲議論轉益沸騰臣亦令贊問左軍推論大體而士
良推至公之道發不黨之言蓋蕭本自度孤危妄者
有憑恃伏以名居國舅位列朝行而真僞不分中外
所耻切慮皇太后受此罔惑以有恩情若含垢于一

時終取笑于千古伏乞陛下起蕭弘赴闕與本對推
細窮根源以正真僞詔以御史中丞高元裕刑部侍
郎孫簡大理卿崔郁爲三司使鞫蕭本蕭弘之獄十
一月乙酉詔曰恭惟皇太后族望遠承齊梁之後僑
寓流滯久在閩中慶靈鍾集早歸椒掖終鮮兄弟嘗
懷咨嗟朕自臨御以來使遣尋訪冀得諸舅以慰慈
顏而奸濫之徒探我情抱因緣州里之近附會祖先
之名覬幸我國恩假託我外戚蕭洪之惡跡未遠蕭
本之覆輒相尋洪之本末尤更乖戾三日推鞫曾無
似是之蹤宰臣叅驗甚見難容之狀文欵繼入留中
久之朕當侍膳之時頗有咨稟恭聞處分唯在真實
丐沐墜桑旣無可驗鑿空作僞豈得更容據其罪狀
合當極法尚爲含忍投之荒徼凡百庶士宜體朕懷
蕭本今宜除名配流愛州蕭弘配儋州蕭本及弟姪
男等凡六十並除名流於嶺外家資田產並令沒官
前時蕭洪詐稱國舅凡十數年尚授旄鉞寵貴崇極
天下之人皆知其僞蕭本因中尉仇士良爲之助遂
告洪之詐洪旣流殛本驟歷榮顯曾未周歲衆知本
亦詐僞蕭弘復告之帝命三司使對鞫得其情實故
有是命本之罪名止於流竄時議以爲貸法

陳文巨泉州晉江人應鄉貢明經偽稱官階哀帝二年招狀罪欵付南河府決重杖一頓處死

後唐許光義自言禮部侍郎孟容之孫也光義天祐初將同姓人譙縣主簿名銜選授亳州蒙城簿累歷州縣職官

蕭康爲考城縣令同光二年康僞作嘉合穗勒停見任

張德溫陝州百姓也德溫詐稱官付河南府處死

張演河北轉運司前行也明宗長興元年七月鎮州奏演僞出宣頭支錢三貫令外甥交頴又搜得蠟印

一函

周李知損爲諫議大夫知損除名遞送沙門島知損將行謂所親曰余嘗遇善相者言我三逐之後當入居相位余自此而三矣子姑待我後歲餘卒於海中其庸謏也如此

高紹基延州節度使高允權子也允權卒紹基匿喪久之屢奏邊事以要承襲朝廷初聞其喪卽令六宅使張仁謙往巡簡紹基不能匿以十五日卒聞丘珣稱前邢州觀察推官廣順二年珣經中書乞官宰臣以此來除任邢州職事無此姓名面訊之占對失次

送開封府鞠問所稱職名及緋魚並虛謬勅杖脊二十長流沙門島歷任官牒並毀之

陳權前為泰州清水縣令廣順二年追奪官牒仍長流房州以權居許州舞陽縣與隣里署爭地詐埋石為記及措改契內文字既伏其罪故有是責

李圖廣順三年偽稱萊州別駕配北海縣重役

飾非

夫言偽而辨雖口給之為能欲蓋而彰固心勞而愈拙况夫學古從政委質自公固宜德以潤身言以顧行改過不吝擇善而從豈有毀信廢忠庸回菟慝不

式典禮怠棄官司在長惡而靡悛但詭辭而自飾君

子所以惡利口王者所以遠佞人蓋以是夫

仲由字子路孔子弟子也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

曰賊夫人之子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為政所以為賊害子路曰有民人

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文也亦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疾其口給應菜已非而又無實

冉求字子有為季氏宰季氏將伐顓臾冉有曰季路

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當

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土地裂威而取孔子曰求無乃

爾是過與冉求為季氏宰相其室為之聚斂孔子疑求教之夫顓臾昔者先王

以為東蒙主使主內祭蒙且在邦域之中矣魯七百之封

在其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已屬魯為社稷之臣何用威之焉冉

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謂冉有季路也皆不欲也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古

言當陳其才力度已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

焉用彼相矣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則當止且爾言過矣虎

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柙檻也櫝置也失虎毀玉

豈非典守之過邪冉有曰今夫顛臾固而近於費固謂城郭完堅丘申

利也費季氏邑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

夫疾如汝之言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

也

季子臯孔子弟子也葬其妻犯人之禾高子孟氏之邑成宰或氏

季犯躓也申祥以告曰請庚之申祥子張子庚償也子臯曰孟氏不

以是罪予時借朋友不以是棄予言非人故以吾為邑長

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恃寵雪民非也

漢主父偃武帝時為中大夫尊立皇后及廢燕王定

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

偃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

遂遂猶達也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死日久

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享耳五鼎食牛羊豕魚麋也諸侯五

卿大夫三五鬯享之謂按金之享殊吾日暮途遠故倒行逆施之莫言
老也倒行逆施位
不尊當禮所行也

楊惲丞相敞子也封平通侯為諸吏光祿勳坐事免
為庶人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
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知畧士也與惲

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

闔閉也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子少顯朝

廷一朝晚昧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惲材

朽行穢文質無底底致也音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

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

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切恨足下

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

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

後會有日食變騶馬猥佐尚書告惲驕奢不悔過日

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尉按驗得所與會宗書宣帝

見而惡之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要斬

嚴延年字次卿為河南太守與京兆尹張敞善敞治

雖嚴然尚頗有縱舍聞延年用刑刻急廼以書諭之

曰昔韓盧之取兔也上觀下獲書良大之取兔仰觀

不妄不甚多殺願次卿以緩誅罰思行此術延年报

曰河南天下喉咽二周餘薨喉咽言其所在襟要入人體之有喉咽也二周

東西周君國也咽一千反莠盛苗穢何可不鋤也莠糝穀所生也苗粟苗也莠音

誘自矜伐其能終不衰正

原涉字巨先為谷口令後自劾去官郡國諸豪及長

安五陵諸為氣節者皆歸慕之涉遂傾身與相待人

無賢不肖闖門闖字與賓字同音大千反在所閭里盡滿客或譏

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修以行喪推財禮

讓為名正復讐取仇得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為

輕俠之徒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治自約救之

時意乃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伯姬魯宣公女嫁於宋恭公恭公卒伯姬寡居

至景公時伯姬之官夜大任右曰夫人少避大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傳不是夜不下堂遂見拾火而死陳

孝婦者其夫當行戎屬孝婦曰幸有老母吾若不來汝善養我母孝婦曰諸夫果死孝婦養姑愈固其父

母將取嫁故欲自殺父母俱而不取遂使養姑淮陽太守以聞朝廷高其義賜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號

日孝不幸壹為盜賊所污遂行淫失失讀知其非禮

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

晉劉粲長沙人少以高潔著名南陽劉鱗之南郡劉

尚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郡辟命荆州刺史桓冲卑

辭厚禮請粲為別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鱗之尚

公謂粲曰卿道廣學深眾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

望粲笑荅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夫隱之

爲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初在我不在於物尚公等無以難之然粲亦於此名譽減半矣

宋周郎孝武時爲廬陵內史郡後荒蕪頗有野獸母薛氏欲見獵卽乃合圍縱火令母觀之火遠燒郡廨卽悉以秩米起屋償所燒之限稱疾去官追爲州司所糾還都謝孝武曰州司舉臣愆失多有不允臣在郡虎食人虫鼠犯稼以此二事上負陛下帝變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之虫虎之災寧關卿小物

王彧字景文明帝時爲安南將軍江州刺史景文在江州不能潔已景文與帝幸臣王道隆書曰吾雖寡於行已庶不負心旣愧殊效誓不上欺明主竊聞有爲其貝錦者去營生乃至臣萬素無此能一旦忽致異術必非平理唯乞平心精檢若此言不虛便宜肆諸市朝以正風俗脫其妄作當賜思罔昧之繇吾踰忝轉深足以致謗念此驚懼何能自測區區所懷不願望風容貸吾自子不作偷猶如不作賊故以密白想爲申啓

比齊杜弼爲中書軍將軍儀同竇泰揔戎西伐詔弼爲泰監事及泰失利自殺弼與其從六人走還陝州刺史劉貴鎖返晉陽高祖誥之曰竇中尉此行吾前

具有法用乃違吾語自取敗亡爾何繇不一言諫爭也彌對曰刀筆小生唯文墨簿技便宜之事議所不及高祖益怒賴房謨諫而獲免焉左遷下灌鎮司馬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訂正

新建縣舉人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七十四

譴累

傳曰君子不黨又曰君子周而不比蓋黨比者其有譴累之患乎叔末流競禮義陵遲愛憎之情作而黨與之風起故庠序之下播紳之間至有各樹朋徒互相譏揣干鈎黨之議階禁錮之法亦有結託豪俠獄

起而辭及附會權貴勢窮而擧至親族不道以服屬而從坐交遊抵禁因雅素而被譴將傲于後咸著于篇然而君子中立不倚正直不回疏不令之親絕非益之交宜乎全身而遠害也

漢邳離侯路博德武帝太初元年坐兄之子犯逆不道罪免

宜鄉侯馮參天漢二年坐匿朝鮮亡虜下獄死

後漢范滂汝南征羌人太守宗資請署功曹委任政事後牢修誣言鉤黨坐繫黃門北寺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

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繇此亦止獄吏將加掠考滂以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爭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詰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餘人在前或對或否忘滂於後越次而進王甫詰曰君爲人臣不惟忠國而共造部黨自相褒舉評論朝廷虛構無端諸所謀結並欲何爲皆以情對不得隱飾滂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同其清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甫曰卿更相拔舉迭爲唇齒有不合者見則排斥其意如何滂乃慷慨仰

天曰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建寧二年遂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吳道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床而泣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卽自詣獄縣令郭指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唯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旣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時年三十三

杜密爲北海相去官後桓帝徵拜尚書令遷河南尹轉太僕黨事旣起免歸本郡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後太傅陳蕃輔政復爲太僕明年坐黨事被徵自殺

夏馥陳留圉人桓帝初舉直言不就馥雖不交時宦官然以聲名爲中官所憚遂與范滂張儉等俱被誣陷詔下州郡捕爲黨魁及儉等亡命經歷之處皆被

收考辭所連引布徧天下馥乃頓足而嘆曰孽自己作空汗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剪鬚髮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匿姓名爲治家傭親突煙火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後馥弟靜乘車馬載絹帛追之於涅陽市中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馥避不與語靜追隨至客舍共宿夜中密呼靜曰吾以守道疾惡故爲權宦所陷且念營苟全以庇性命弟柰何載物相求是以禍見追也明旦別去黨禁未解而卒

魏朗爲河南太守蕃所薦徵爲尚書會被黨議免歸朗性矜嚴閉門整法度家人不見墮容後竇武等誅朗以黨被急徵行至牛渚自殺

李膺爲司隸較尉是時朝廷日亂綱紀頽弛膺坐黨事免歸鄉里頃之靈帝初陳蕃爲太傅與大將軍竇武共秉朝政連謀誅諸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以膺爲長樂少府及陳竇之敗膺禁復廢後張儉事起收捕鉤黨鄉人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尹勳爲汝南太守上書解釋范滂袁忠等黨議禁錮

尋徵拜將作大匠轉大司農坐竇武等事下獄自殺
巴肅爲議郎與竇武陳蕃等謀諸閹官武等遇害肅
亦坐當禁錮中常待曹節後聞其謀收之肅自載詣
縣縣令見肅入閣解印綬與俱去肅曰爲人臣者有
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旣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
乎遂被害刺史賈琮刊石立銘以記之張升仕郎爲
綱紀以能出守外黃令遇黨錮去官後更見誅年四
十九

牟陟爲河南尹會黨起免官禁錮卒於家

荀叔兄子昱字伯條曇字元智昱爲沛相曇爲廣陵
太守兄弟皆正身疾惡志除閹官其支黨賓客有在
二郡者纖罪必誅昱後共將軍竇武謀中官與李膺
俱死曇亦禁錮終身

羊續辟大將軍竇武府及武敗坐黨事禁錮十餘年
幽居守靜及黨禁解復辟太尉府禱帝光和二年四
月大赦天下諸黨人禁錮小功以下皆除之
時上祿長和海
上言黨人錮及五族
有乖典訓帝從之

陳翔補御史中丞坐黨事考黃門北寺獄以無驗見
原卒於家

孔昱字元世太尉舉方正對策不合乃辭病去後遭

事黨禁錮

劉儒爲侍中上封事十條極言得失出爲任城相頃之徵拜議卽會竇武事下獄自殺

張奐爲太常與尚書劉猛刁韙衛良同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而曹節等彌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奐等皆自囚廷尉數日乃得出並以三月俸贖罪司隸校尉王寓出於宦官欲借寵公卿以求薦舉百僚畏憚莫不許諾唯奐獨拒之寓怒因此遂陷以黨罪禁錮歸田里

延篤爲京兆尹以病免歸後遭黨事禁錮

何夔字叔龍漢末閹官用事夔從父衡爲尚書有直言由是在黨中諸父兄皆禁錮夔歎曰天地閉賢人隱故不應宰司之命

符融陳留浚儀人少爲都官吏耻之委去州郡公府連辟皆不應會有黨事亦遭禁錮

魏文欽字仲若父稷爲騎將有勇力少有材武及魏諷反欽坐與諷辭語相連及下獄掠笞數百當死太祖以稷故赦之

晉裴楷爲侍中

娶楊駿女及駿誅楷以姻親收

付廷尉賴侍中傅祗救護得免猶坐去官

下粹為右軍將軍張華之誅粹以華壻免官

陸耽者機雲之弟為平東祭酒亦有清譽與雲同遇

害

劉暉為司隸校尉長沙又討齊王罔暉豫謀封朱虛

縣公又死坐免

宋沈懷文為隋王誕後軍主簿誕當為廣州懷文固

辭南行帝不悅第懷遠納東陽公主養女王鸚鵡為

妾二凶行逆坐巫蠱鸚鵡預之事泄懷文因此失調

為治書侍御史

謝述子綜約締皆有才名綜坐與舅范曄謀反伏誅

約亦坐死締尚太祖第五女長城公主素為所憎免

死徙廣州

鄧琬為輔國將軍南海太守率軍伐蕭簡於廣州攻

圍踰年乃克以臧質反為廣州刺史宗毅所執值赦

原免弟瓊與臧質同逆質敗從誅琬弟環亦坐死琬

在遠又有功免死遠徙仍停廣州

後魏李敷父順為寧西將軍高平公卒皇興初以敷

貴贈太尉公高平王敷為南部尚書中書監見待於

孝文獻文第奕又有寵於文明太后後為李訢列其

隱罪二十餘條遂誅之削順位號為庶人敷奕與從

弟顯德妹夫廣平宋叔珍等皆坐開亂公私同時伏法敷長子伯和次仲良良與父俱死伯和走竄歲餘為人執送殺之

宋翻為河陰令弟道璵先為冀州京兆王愉法曹行參軍愉反逼道璵為官翻與弟世景俱囚廷尉道璵後棄愉歸罪京師猶坐身死翻世景除名

甄琛為太子少保黃門中正高肇既死琛以肇之黨與謂不宜復參朝政出為營州刺史

李仲尚少以文學知名起家京兆王愉行參軍坐兄伯尚與咸陽王禧謀反詔賜死仲尚與弟李凱沉敏有識量坐伯尚事與母弟俱徙邊久之會赦免遂寓居於晉陽沉廢積年

鄭思明為直閣將軍坐弟思和同咸陽王禧逆徙邊會赦卒於家鄭義為給事黃門侍郎司徒左長史以從弟思和同咸陽王禧之逆與弟通直常侍道昭俱坐總親出禁拜太嘗少卿

邢晏為司徒東閣祭酒宣武初為與廣平王懷遊宴左遷鄭縣令未之官除給事中

崔體字叔義孝莊時為尚書庫部郎坐兄帙音弗鑄錢事發合家逃逸數日叔義見執獲時陽城王徽為司

州牧臨淮王或以非其身罪驟爲致請徽不從乃殺之

劉藻爲黎陽太守孝靜天下坐子尚書卽洪業入關中率衆侵擾伏法

北齊祖瑛字君信涉獵書史多諧雜藝位兼通直散騎嘗侍珽爲陸太姬排毀解侍中僕射出爲北徐州刺史君信亦見廢免

隋段文振爲太僕卿突厥犯塞文振以行軍總管拒之遇達頭可汗於汝野擊破之文振先與王世積有舊初文振北征世積遺以馳馬北還世積以罪被誅文振坐與交關功遂不錄

唐狄士文從妹爲齊氏嬪有色齊滅後賜薛公長孫覽覽妻鄭氏妬譖之文獻后后令覽離絕士文耻之不與相見後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娉以爲妻由是君明士文並爲御史所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憤恚而死

宇文善仕周官至上柱國許國公高祖受禪遇之甚厚拜其子穎爲上儀同及弟忻誅善及穎並廢于家忻弟愷爲萊州刺史有能名亦坐忻除名于家久不得調

韓信壽爲上柱國有京兆人達奚通妾王氏能清歌朝臣多相命觀之僧壽亦豫焉坐是除名

陸爽爲太子洗馬子法言敏學有家風釋褐承奉郎初爽爲太子洗馬嘗奏高祖云皇太子諸子未有嘉名請依春秋之義更立名字帝從之及太子廢帝追怒爽云我孫製名寧不自解陸爽乃爾多事扇惑於勇亦由此人其身雖故子孫並宜屏除終身不齒法言竟坐除名

盧太翼善占候筭曆之術開皇時隱於白鹿山皇太子勇聞而召之太翼知太子必不爲嗣謂所親曰吾拘逼而來不知所稅駕也及太子廢坐法當死高祖惜其才而不害配爲官奴久之乃釋其後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

高頴爲僕射後被誅其子盛道官至莒州刺史徙柳城而卒次弘德封應國公晉王府記室次表仁封渤海郡公竝徙蜀郡

楊恭仁爲吏部侍郎恭仁弟緝性和厚頗有文學歷義州刺史淮南郡太守及父薨起爲司隸較尉遼東之役楊玄感反其弟玄縱自帝所逃赴其兄路逢緝緝避人偶語久之司隸劉體文奏之時恭仁將兵於

外帝寢其事，緜憂發病而卒。

虞綽，煬帝時爲著作佐郎，恃才任氣，禮部尚書楊玄感稱爲貴踞，虛襟禮之，與結布衣之友。綽數從之遊，其族人虞世南諫之曰：「帝性猜忌，而君過厚，玄感若與絕交者，帝知君改悔，可以無咎，不然終當見禍。」綽不從。尋有告綽以禁內兵書借玄感，帝甚銜之。及玄感敗後，籍沒其家，妓妾並入官。帝因問之曰：「玄感平生時與何人交往？其妾以虞綽對，帝令大理卿鄭善果窮治其事。綽曰：「羈旅薄遊，以玄感文酒談款，實無他謀。」帝怒不解，坐徙邊。

潘徽爲京兆尹，博士楊玄感兄弟甚重之，數相來往。及玄感敗，凡所交關多罹其患。徽以玄感故人爲帝所不悅，有司希旨出徽爲西海郡威定縣主簿，意甚不平行。至隴西，發病卒。

王胄爲朝散大夫，禮部尚書。楊玄感虛襟與交，數遊其第。及玄感敗，與虞綽俱坐徙邊。胄遂亡匿，潛還江右，爲吏所捕，所坐誅。

王仁恭爲光祿大夫，會楊玄感作亂，其兄子武賁卽將仲伯預焉。仁恭由是坐免。

梁文謙領武賁，卽將爲盧龍道軍副會。楊玄感作亂，

其弟武賁郎將玄縱光祿文謙玄感反問未至而玄縱逃走文謙不之覺坐是配防于桂林而卒

唐房玄齡仕隋補隰城縣尉漢王諒爲逆徙坐除名徙於上郡鬱鬱不自得唯以諷讀爲務務

高士廉仕隋爲奉禮部兼通事舍人從征遼東時斛斯政爲兵部侍郎當途任事尤親士廉數邀入幕同

牀而寢言談中多會政以猜嫌懼罪內不自安亡奔高麗士廉與交遊謫爲交趾朱竒縣主簿

劉弘基貞觀初爲并鉞將軍李希嘗長孫安業之謀逆也坐與交遊除名

宇文節爲侍中兼太子詹事平昌縣公房遺愛薛萬徹柴令武坐謀反伏誅遺愛弟遺直及母盧氏薛萬

徹弟萬備柴令武兄哲威並以勳舊特免配流遺直貶春州銅陵尉萬備配流交州哲威流邵州尋皆卒

於徙所節及特進太嘗卿江夏王道宗左驍衛大將軍駙馬都尉安國公執失思力並坐遺愛等交結流

嶺外
張文琮爲戶部侍郎從母弟房遺愛以罪貶授房州

刺史文琮作詩祖餞及遺愛誅坐是出爲建州刺史韋待價爲左遷牛備身及江夏王道宗得罪待價即

道宗之壻也緣坐左遷盧龍府果毅

王勃高宗時為甯州叅軍有官奴曹達犯罪為勃所

匿又恐事泄殺達以滅口事覺當處會赦除名時勃

父福時為雍州司功叅軍坐勃左遷交趾令

魏玄同為司列大夫西臺侍郎上官儀被誅玄同坐

與儀文章屬和醜流嶺外

薛元超拜東臺侍郎歲餘西臺侍郎上官儀伏誅坐

與文章款密醜流雋州

柳玄挺少解屬文有名當代歷遷比部員外郎左史

與上官儀善出為頓丘令

宗秦客為檢較內史坐賊降授鎮州遵化縣尉內史

邢文偉坐附會秦客貶授珍州刺史

賀蘭敏之天后姊子為蘭臺左侍極當時咸傾附之

有罪徙嶺外尚書右丞兼檢較沛王府長史皇甫公

義以託附敏之長流橫州太子中允劉懿之弟右史

禕之知情配雋州蘄州司馬徐齊暉前任王府椽與

敏之交往左道除名長流嶺外前涇城令李善曾教

敏之讀書專為左道長流雋州

綦連耀為雋州錄事叅軍連耀與箕州刺史劉思禮

坐謀反棄市鳳閣侍郎李元素夏官侍郎孫元亨知

天官侍郎事石抱忠劉奇給事中周諳鳳閣舍人王劇劇兄前涇州刺史勛太子司議郎路敬淳等坐與耀及思禮交結皆誅

韋安石爲左僕射留守東都妻薛氏暴雲子壻有妾誣其厭蠱迫以捶楚投井而死憲司以聞安石坐是出爲蒲州刺史

梁涉爲右庶子柳勳爲李林甫所構伏誅涉及虢王巨嘗通勳資糧皆坐貶官連累者十餘人

韋堅爲刑部尚書爲李林甫所陷長流嶺南殺之堅第將作少匠蘭鄠縣令冰兵部員外郎芝及男河南府尹曹諒皆貶遠郡尋又分遣御史竝賜死諸子悉配隸邊都唯堅妻姜氏稱素爲堅輕賤特放還本宗盧從愿爲刑部尚書生子起居郎諭糶米入官有剩利爲憲司所糾出爲絳州刺史

姜慶初爲太嘗卿駙馬都尉以修植建陵誤壞連岡賜自盡駙馬都尉倣削在身後官爵倣新平公主之子公主初出降駙馬都尉裴玲玲卒後出降慶初倣玲之子也

常陟爲吏部尚書坐當墳墓子弟破伐松檟不能禁止貶絳郡太守

第五琦為戶部侍郎判度支時魚朝恩伏誅與欵狎出為處州刺史

元載自作相之後選嘗擢朝官之有才學令望者一人厚遇之將以代已初引禮部侍郎劉單單卒又引吏部侍郎薛邕邕貶引吏部侍郎楊炎炎與載同郡又元氏之出謂載為舅遂與載合載誅貶連州司馬凡在朝坐載累貶官者諫議大夫知制誥韓洄王定諫議大夫包佶徐績太理少卿裴冀太嘗少卿王紀起居舍人韓會等十餘人

王縉為相元載用事縉畢附之元載得罪連坐貶處州刺史

姚南仲為右補闕與宰相嘗袞善袞既貶南仲出為海州縣令

杜亞為河中尹劉晏得罪亞坐晏貶陸州刺史

崔造為左司員外郎劉晏敗坐與晏善貶信州刺史

趙惠伯為河南尹楊炎將立家廟先有私第在東都

令惠伯貨之惠伯為炎市為官廨炎罷相盧杞知炎

與京兆尹嚴郢有隙引為御史大夫惠伯自河中尹

受代赴闕郢奏追捕惠伯詰案杞召吏繩炎為宰相

柳吏貴佑其宅賤入其幣詰賊為監主自盜罪當絞

炎坐貶惠伯亦坐炎貶費州多田尉尋亦殺之
令派峒前爲衡州刺史列上前政戶口以爲己功其
後入爲右庶子又與劉太真所親善太真坐事貶峒
亦出爲陝州別駕

司正郭晞爲檢較工部尚書兼太子賓客其子綱爲
朔方節度杜希全判官攝豐州刺史晞慮其幼不任
邊職上請罷之帝遣吏使就召之綱懼以他事見收
遂奔吐蕃晞坐免官

王佖太尉李晟之甥爲神策將晟視佖恩寵與愿懋
不殊給與過之晟旣爲張延賞媒孽罷兵權亦不用
佖爲將帥入爲左衛上將軍

韋夏卿爲給事中宰相竇參貶柳州夏卿坐與諸竇
交遊左遷常州刺史

裴諝爲金吾將軍坐所善僧扭法貶閬州司馬
馬英翰爲宣武軍馬軍都虞拓以其男少遊謀叛亂
英翰不言於道州安置

蘓弁爲戶部侍郎判度支貶爲汀州錄事參軍又貶
其兄贊善大夫袞爲永州司戶參軍前京兆府士曹
冕爲信州司戶參軍並同正

郭映爲右庶子映坐子婿卿佞於壽州謀亂削官于

私第省過

衛次公過知兵部侍郎知制誥翰林學士坐與宰相鄭綱厚善綱罷相次公左授太子賓客

蕪表元和中以討淮西策干宰相武元衡元衡不見以監察御史宇文籍舊從事使召表而訊之因與表狎後捕駙馬王承系并窮按其門客而表在焉表被

鞠因言籍與在來故籍坐貶江陵府士曹叅軍又被左衛騎曹叅軍楊敬之為吉州司戶叅軍右神武倉

曹韋衍為溫州司倉叅軍秘書省正字薛庶回為柳州司兵叅軍太子正字王叅元為遂州司倉叅軍鄉

貢進士楊處厚為邛州太邑尉竝坐與表交遊故也

左羽林將軍王翊元坐月給蕪表錢三千左授右領

軍衛將軍

籍為監察御史王承宗反詔捕其弟駙馬承系之賓客其中有為誤識者坐貶江陵

曹戶

韋處厚為禮部考功二員外早為宰相常貫之所重

時貫之以議兵不合帝旨罷處厚坐與友善出為開

州刺史貫之弟號州刺史纁亦以清操為縉紳所慕

亦坐貫之貶簡州刺史議者惜之

于頔子駙馬都尉季友坐罪削官爵勅戶部尚書于

頔不能訓子宐削金紫光祿大夫一階初帝意欲不

坐頓但諷令因此致仕李逢吉奏曰雖古有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之義然季友恣行非法頓不能簡馭空薄責以示誠又奉聖旨許其致仕臣以懸車優禮事異繩違望待三兩月後商量爲便故有此命

馮宿從裴度東征爲彰武軍節度判官淮西平拜比部郎中會韓愈論佛骨時宰疑宿草疏出爲歙州刺史

王仲舒爲拾遺與京兆尹楊憑友善及憑得罪仲舒橫議及之貶爲峽州刺史

張仲方爲倉部員外郎會呂溫羊士諤誣告宰相李吉甫陰事二人俱貶仲方坐呂溫貢舉門生出爲金州刺史

韋弘景爲吏部郎時度支郎中張仲方貶李吉甫謚憲宗怒貶仲方弘景坐與仲方善出爲綿州刺史

趙佶爲度支郎中貶永州司馬坐皇甫鏞之黨也

李景儉爲諫議大夫乘醉入中書面詰侮宰相貶彰州刺史兵部郎中知制誥馮宿庫部郎中知制誥楊嗣復與景儉史館同欽先起罰一季俸料又貶尚書員外郎史館脩撰獨孤朗爲韶州刺史起居舍人溫造爲郎州刺史司勳員外郎李肇爲澧州刺史刑部

賁外郎王鎰爲郢州刺史坐景儉同飲考功賁外郎
史館脩撰李翱與景儉素相善景儉除諫議薦翱自
伐及景儉護譴翱亦出爲鄖州刺史

李師素爲兵部賁外郎令狐楚坐山陵事貶師素與
楚親出爲賓州刺史

李逢吉爲相時景宗初卽位逢吉內庭連結權傾天
惡惡李紳剛直與其黨共構紳自戶部侍郎貶錦州
司馬又貶翰林學士駕部郎中知制誥龐嚴爲信州
刺史翰林學士司封賁外郎知制誥蔣防爲汀州刺
史嚴防皆紳之所引

王起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時李訓用專訓卽起貢舉
門生也欲授起爲相拜兵部侍郎判戶部事其冬訓
敗起以儒素長者人不以爲累但罷判戶部事

李同志同捷之弟也同捷據滄景拒命不赴充海反
狀寢聞詔同志同異委御史臺差人防守前滄州節
度掌書記崔從長宐配嘗州安置進奏官皇測等七
人竝錮身分配羊關等州其弟及將佐在城者凡十
人兼節級罪之續詔貶同異金州漢陽縣尉同志金
州叅軍竝馳驛發遣

李讓夷爲職方賁外郎充翰林學士先是薛廷

州府元龜 譴累

卷之九十五

林以終日酣醉不事檢密達於上聽故轉官罷職讓夷與之友善延老之入讓夷實推拔之故坐是爲累罷守本官

裴諡爲江西觀察使卒前吉州刺史杜師仁坐賊計稍三萬餘匹詔師仁賜死於家又詔諡委之廉俗都下舉察宐割所贈工部尚書并御史大夫

魏謩爲諫議大夫謩初爲李固言李珣楊嗣復所引數季之內至諫議大夫武宗卽位李德裕用事謩坐李楊之黨出爲汾州刺史楊李貶官謩貶信州長史

王凝爲兵部侍郎充諸道監鐵轉運使以所補吏贓罪授秘書監

孫祕爲興唐少尹昭宗天祐三年詔曰祕是故隄州司戶泰軍孫乘親弟其兄旣處極典其弟難貸餘生宐除名配流愛州充長流百姓仍委御史臺差人所

在賜自盡
柳遜爲太子賓客哀帝初詔曰遜嘗爲張濬租庸判官又王溥監脩日奏克判官授工部侍郎又與趙崇裴贄爲刎頸之交昨裴樞等得罪之時合當連坐尚矜暮齒且俾懸車可本官致仕

後唐史武者朱友謙之舊將也莊宗同光四年正月

勅朱友謙同惡人史武薛敬容周唐殷楊師太王景來景仁白奉國等已當國法其家資並籍沒史武等時皆爲刺史以友謙死從坐無罪族滅人士冤之李處微爲樞密院承旨明宗長興二年四月以處微爲忠武軍行軍司馬處微邢州人始爲郡吏爲安重誨信愛之至是驟升厥職行已之道非其正也今重誨出鎮故有是命

晉楊麟爲清州節度楊光遠判官少帝開運元年詔楊光遠隨幕賓從等久在樽罍比資叅佐當光遠始謀逆節未嘗聞極救之言及楊承勳決意歸明又不

是贊成之數但思朋附悉合誅夷尚示寬恩俾從遠竄麟流威州節度掌書紀任逸流原州觀察支使徐晏流武州縱逢恩赦不在放還之限

王詔前爲平盧節度副使開運二年貶詔爲慶州司馬行軍司馬周光贊爲商州司馬竝負外直同正負仍馳驛發遣楊光遠叛連坐故也

漢王松爲禮部尚書隱帝乾祐二年勅松事因有玷誠功上章述避嫌之辭形告退之意其男仁實雖因除名曾授僞官一昨旣翦克齒合從俘執未明死所乃漏刑書路岐雖限於山河情愛且關于父子便儀

冊府元龜 卷之九百二十五

連坐恐失寬條以爾朝列舊臣班行宿德累有退閑之請宜引軫惻之恩特俾免官用明減等宜停見任周張昭為戶部尚書廣順元年七月以昭為太子賓客坐于陽翟薄乘陽犯法抵罪上章引咎詣閣待罪詔寬釋之踰月左授此官

劉頊為監察御史廣順元年七月勅頊名昇通籍官列憲司凡繫所為尤宜知禁不能為子諍父而乃離局侵官宜謫椽於方州俾省愆于終日頊父濤為中書舍人令頊代直草辭責授少府少監分司西京故頊責授復州司戶叅軍王敏為工部侍郎世宗顯德三年八月詔敏停任敏嘗薦子壻陳南金為曹孟二鎮掌記南金奉職有關逐連坐焉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九百二十五 二十二

冊府元龜 謹累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七十六

愧恨 忍耻

愧恨

夫不能是耻則為愧實多雖悔可追者飲恨何及是知君子作事謀始可以遠耻辱砥名勵節不以私汚義事若過舉或承之羞其有言之不從計有非允或

功立而名辱或行潔而道違將義士之見非懼長者之所短俯仰天地慙醜面目是可忍也洵孰甚焉故有愧情一集伏恨而死者已斯亦往者不諫近乎知耻在昔賢者其猶病諸若乃名節自虧家道匪正然諾之際信義無聞雖復終身恨之蓋亦何嗟及矣

子重為楚令尹曾哀公三年春子重伐吳為簡之師

簡選 克鳩茲至于衡山 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 衡山在吳興烏在

南 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 組甲被練皆戰備也 組甲漆甲或組

文被練 袍也 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

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

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

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 當時 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

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憂患故 成心疾

子西為楚令尹故太子建之子勝在吳子西欲召之

葉公曰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

信而勇不為不利召之為白公後遂作亂殺子西子

西以袂掩面而死慙於葉公也

端木賜字子貢原憲字思皆孔子弟子也孔子卒原

憲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

閭過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耻曰夫子殆病

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耻其言之過也

漢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為材官將軍屯漁陽以匈奴入漁陽徙東屯右北平初安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下遷新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斥疏將屯又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與得罷歸以為幸也廼

益東徙意忽忽不樂數月病嘔血死

後漢鄭均為大尉西曹掾明帝欲更修太尉府而均以為舊府自足相容太尉趙憙即表罷之其冬帝祀

辟雍歷二府先觀壯麗而太尉獨卑陋帝東顧嘆息

曰椎牛縱酒勿令乞兒為宰時憙子世為侍中驂乘歸具白之憙以為恨頻譴責均均自劾去道發病亡

魏于禁初為左將軍後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曹仁討關羽於樊太祖使禁與龐德助仁及兵敗禁降羽而龐德不屈節而死文帝踐祚孫權擒羽獲其衆禁復在吳及權稱藩遣禁還拜安遠將軍欲遣使吳先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德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發病薨

曹休為大司馬都督揚州牧太和二年明帝為二道

征吳遣司馬宣王從漢水下督休諸軍向尋陽賊將
偽降休深入戰不利退還宿石亭軍夜驚士卒亂棄
甲兵輜重甚多休上書謝罪帝遣屯騎較尉楊暨慰
諭禮賜益隆休因此癰發背薨

蔣濟爲太尉隨司馬宣王屯維水浮橋秦兎大將軍
曹爽濟書與爽言宣王旨惟免官而已爽遂誅滅濟
病其言之失信發病卒

蜀鄧芝爲督江州遷車騎將軍後主延熙十一年征
涪陵見玄猿緣山芝性好弩手自射猿母中之猿子
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

矣

一曰芝見猿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微乎其子
爲拔箭以葉塞創芝乃嘆息投弩水中自知當死

晉盧諶愍帝時爲劉琨從事中郎將流離世故爲石
季龍所得以爲中書監及石氏誅遇害諶名家子早
有聲譽才高行潔爲一時所推值中原喪亂與清河
崔悅潁川荀綽河東裴憲北地傅暢竝淪陷非所雖
俱顯於石氏嘗以爲辱諶每謂諸子曰吾身歿之後
但稱晉司空從事中郎

王導敦之從弟敦舉兵劉隗勸帝盡除諸王王導爲
司空率羣從詣闕請罪值僕射周顛將入導呼顛謂
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旣見帝言導忠誠

申救甚切帝納其言顓喜飲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
又呼顓顓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
如斗大繫肘旣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
已而甚銜之敦旣得志問導曰周顓戴若思南北之
望當登三司無所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便應
令僕耶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導又無言導
後料簡中書故事見顓表救已慙勤款至導執表流
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繇我
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伯仁顓字也

祖逖初爲徐州刺史蔡豹爲司馬逖素易豹後豹爲
建威將軍徐州刺史逖爲豫州俱受征討之寄逖甚
愧之

褚裒爲征討大都督徐兖青揚豫五州諸軍事先遣
督護徐龕將兵伐沛郡中二千人歸降又魯郡五百
餘家建義請授行次代陂爲石遵將李兗所敗裒還
鎮京口及石季龍死其國大亂遺戶二十萬口渡河
將歸順乞師救援會裒已旋威勢不接莫能自拔皆
爲慕容皝及符健之衆所掠死亡咸盡裒以遠圖不
就憂慨發疾及至京口聞哭聲甚衆裒問何哭之多
左右曰代陂之役也裒益慙恨

蔣秀為臨海郡將時任旭為郡功曹秀居官貪穢每
 不奉法旭正色苦諫秀既不納旭謝去閉門講習養
 志而已久之秀坐事被收旭狼狽營送秀慨然嘆曰
 任功曹真人也吾違其讜言以至於此復何言哉
 桓溫為太司馬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
 有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後於北方得一巧作
 老婢訪之乃劉琨妓女也一見溫便潜然而哭溫問
 其故荅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
 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
 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於是禡冠解帶昏然而
 睡不惟者數日

徐廣為祠部郎時會稽王世子元顯錄尚書欲使百
 僚致敬臺內使廣立議錄是內外竝執下官禮廣嘗
 為愧恨焉

宋劉穆之為尚書左僕射高祖北征領監軍中軍二
 府時王弘為高祖太尉長史轉左長史從北征前鋒
 已平雒陽而未遣九錫弘街使還京師諷旨朝廷穆
 之既掌畱任而旨反從北來穆之懷懼發病遂卒
 何文惠為湘州行事同晉安王子安叛文惠才兼將
 吏幹畧有施後乃害王師明帝特加原宥使吳喜宣

旨赦之文惠曰旣陷逆節手害忠義天網雖復恢恢何面目以見天下之士和藥將飲門生覆之乃不食而死

王玄謨爲領軍將軍時廢帝失德蔡興宗遣玄謨典籤包法榮言廢立之事玄謨不從及明帝踐祚玄謨責所親故吏郭季產女婿韋希真等曰當艱難時周旋輩無一言相和發者季產曰蔡尚書令包法榮所道非不會機但大事難行耳季產言亦何有益玄謨有慙色

張永以後廢帝元徽二年爲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未至鎮過桂陽王休範作亂率兵屯白下休範至新亭前鋒攻南掖門永遣人覘賊旣反唱言臺城陷永軍潰散永棄軍而走朝廷以舊臣止削官爵永亦愧嘆發病三年卒

南齊王洪軌齊郡臨淄人爲太祖所親信後爲青冀二州刺史私占丁侵虜界奔敗結氣卒

謝朓初告妻父王敬則反朓妻嘗懷刀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爲吏部郎謙抑尤甚尚書郎沈昭畧謂朓曰卿人地之美無忝此職但恨今日刑於寡妻朓有愧色後臨誅嘆曰天道不可昧乎我不殺王公王公

繇我而死
 梁庾華為輔國長史會稽郡丞行郡府事初華為西
 楚望族早歷顯官鄉人樂藹有幹用素與華不平互
 相凌競藹事齊豫章王疑疑藹藹仕不得志自步兵
 較尉求助戎歸荊州時華為州別駕益忽藹及高祖
 踐祚藹以西勲遷御史中丞華始得會稽行事既耻
 之矣會事微有譴高祖以藹其鄉人也使宣旨誨之
 華大憤發病卒

到溉為民部尚書少孤貧與弟洽為任昉所知繇是
 聲名益廣昉復與溉為山澤遊及昉卒其子流離不
 能自振劉孝標作絕交論溉見其論抵之於地終身
 恨之

張稷為左僕射預殺齊東昏侯稷雖居朝右每慙口
 實乃各其子伊字懷尹霍字希光峻字農人同字不
 見見字不同以旌其志既懼且恨乃求出許之出為
 青冀二州刺史不得志嘗閉閣讀佛經禁防寬弛僚
 吏頗致侵擾州人徐道角等夜襲州城乃害之有司
 奏削官爵

後魏韓子熙為衛大將軍先是子熙與其弟聘王氏
 為妻姑之女也生二子子熙尚未婚後遂與寡姬李

氏姦合而生三子三子不穆迭相告言歷年不罷子
熙因此慙恨遂以發病卒

陰鳳北海人也史不載其官賈思伯初與弟思同師事鳳

授業無資酬之鳳遂質留衣物及思伯為南青州刺

史之部送練百疋遣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時

人稱嘆焉

楊尼為國子祭酒兼幽州中正受鄉人財貨免官尼

每自傷曰吾昔未仕不曾羨人今日失官與人何異

然非吾宿志命也如何既而還鄉遂卒於冀州

北齊楊愔字遵彥弘農華陰人及為黃門侍郎尚公

主其後衣紫羅袍金鏤大帶遇李庶頗以為耻謂曰

我此衣服都是內裁既見子將不能無愧

揚周王勇為大將軍矜功伐善好揚人之惡柱國侯

莫陳崇勲高望重與諸將同謁晉公護聞勇數論人

之短乃於象中折辱之勇遂慙恚因疽發背而卒

隋庫述士文從妹為齊氏嬪有色齊滅之後賜薛國

公長孫覽為妾覽妻鄭氏性妬譖之於文獻后后令

覽離之士文耻之不與相見後應州刺史唐君明居

母憂聘以為妻繇是士文君明並為御史所劾士文
性剛在獄數日憤恚而死

王韶字士隆慷慨有父風官至備身將軍越王侗稱帝士隆率千兵自江淮而至會王世充僭號甚禮重之署尚書右僕射士隆憂憤疽發背卒

唐張玄素爲太子左庶子玄素與大理卿孫伏伽在隋竝嘗任令史伏伽每於廣坐陳說往事初不介意玄素尤護其事未嘗涉言太宗嘗對衆問玄素出身歷任玄素初猶不言太宗固問之旣以實荅出閣外怵然色變不復言笑行步失措而歸

閻立本以善畫知名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悅之詔座者爲召立本令寫之閣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到立本時爲主爵郎中松走流汗俛伏池側手持丹粉瞻望座賓深爲愧赧退而誡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墻面緣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躬廝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誠勿習此未伎也

李義琰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義琰將改塋父母使舅氏移其舊塋高宗聞而不悅義琰不自安因足疾上疏乞骸骨詔許之

許彥伯爲太子舍人彥伯高陽郡公敬宗孫也父昂爲虔化令初敬宗侍婢有姿色而昂通之敬宗怒奏

昂不孝流於嶺外敬宗卒太嘗博士袁思古定謚曰
繆彥伯訟請改謚彥伯既與思古忿競又於路上欲
邀擊之思古曰吾與賢家君報讐耳彥伯大慙而退
後唐誠惠五臺山僧也自云能役使毒龍可致風雨
其徒號曰降龍大師同光三年京師旱莊宗迎至維
下士庶瞻仰謂朝夕可致甘澤禱之數旬無徵應或
以焚燎為聞懼之潛去至其寺慙恚而終
張筠前任興元節度使請歸私第筠昔在山南繫其
副使判官都較輒加楚掠誣其反狀按之無驗帝俱
釋之筠知其非故乞歸私第

閻竇為天平軍節度使討鎮州張文禮文禮死子處
瑾祕不發喪城中饑處瑾之眾出城求食竇縱其出
伏截擊之饑賊大至諸軍未集為賊所乘竇乃收軍
退保趙州因慙憤成疾疽發背而卒

周宋彥筠仕漢以太子太師致仕閑居累歲聞太祖
之起也復有乘鹿之望迎太祖於臯門延留久之彥
筠從容進曰當日懸車本非所願漢朝寡援排斥至
此老夫筋力未衰願賜展力之所太祖笑而領之廣
順初除左衛上將軍彥筠深失所望退謂所親曰余
以軍伍立身歷藩部十數任今日第一度昇朝也未

幾當參墜笏失儀為御史所劾太祖以勲武之臣欲責其失樞密使王峻請依嘗例簿罰乃奪一月俸彥筠大以為耻私謂人曰入仕四十年未嘗遭一罰今日甚可羞矣

忍耻

士有時運之未亨饑寒之切已忍耻自適志在功名苟活土糞之中甘心傭保之下或負薪以自給或滌器而雜作或畧賣而為奴或乞食以見辱及夫君臣交感智畧獲伸則龍蛇起陸非復蚯蚓之類鴻鵠遠引何傷鸞雀之比哉

管仲齊大夫少時與鮑叔牙遊仲曰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

高漸離燕人善擊筑荆軻至燕日與漸離飲於燕市及軻誅漸離變名姓為人傭保匿作於宋子縣名屬鉅鹿

久之作苦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

上客

漢張耳大梁人少時及魏公子無忌為客言其尚及見無忌為

之賓客陳餘亦大梁人父事耳秦滅魏購求耳餘兩人

變姓名俱入陳為里監門吏嘗以過笞餘餘欲起耳

攝使受笞攝謂引吏去耳數之日數責也始吾與公言

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餘謝罪後封為趙王

韓信淮陰人淮陰少年侮信曰雖長大好帶刀劍怯

耳衆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衆等於衆中辱之跨下兩股之間

於是信熟視俛出跨下俛亦俯字一市皆笑信以為怯

後為大將軍封楚王

樂布梁人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家人猶言編戶之人也

窮困賣傭於齊為酒家保謂傭作受催也數歲別去

而布為人所畧賣為奴於燕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

季布楚人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窘困也窘音求

馮切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舍止匿隱

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跡且至臣家

跡尋其能聽臣臣敢進計願先自剄布許之廼髡鉗

衣褐置廣柳車中廣柳大臨窵也周禮說衣斐柳聚也衆飾之所聚也此為載以喪車

欲人不知也臨窵所謂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曾朱

家所賣之朱家十人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

乃之雒陽見汝陰侯滕公為帝言之帝乃赦布當是

時皆多布能推剛為柔後至河東守

司馬相如為武騎嘗侍因病免客臨邛臨邛富人卓

別府元龜 忍耻 卷之九百二十六

王孫女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文君馳歸成都家

徒四壁立 徒空也但有四壁更無資產 卓文孫大怒曰女不材我

不忍殺一錢不分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

久之不樂謂長卿曰第俱如臨邛 第但也發聲之急耳 從昆弟

假貨猶足以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

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壚 賣酒之處累土為壚以居酒瓮四邊

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鍛爐故名壚耳而俗之學者皆謂當壚謂對溫火火虛失其義矣 相如身

自著犢鼻褌 即今之松松也形似犢鼻故以各名云松音之容切 與傭保雜作

傭保即謂賃作者保謂庸之可信在者也 滌器於市中 滌酒也器酒器也食已則酒之賤人役也 卓王孫耻之為杜門不出

朱買臣為會稽太守初買臣家貧嘗艾薪樵賣以給

食 艾讀日割給供也 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每歌嘔道

中 詭譎日詭 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不能留即

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

俱上塚見買臣饑寒呼飯飲之 飯飲飯之音扶晚切飲音於紫切

司馬遷被刑之後為中書令谷益州刺史任安書曰

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决 海岱之間罵奴曰臧馬婢日獲燕之扎郊民而婚婢

謂之臧女而婢奴謂之獲 况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

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没世而文

采不表於後也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九百二十六 十四

後漢皇甫嵩字義真為議郎董卓怨嵩及卓秉政為御史中丞卓還長安公卿百官迎謁道次卓諷令御史中丞以下皆拜以屈嵩既而抵手言曰義真備末手備音服說文曰服牛乘馬猶即古嵩笑而謝之卓服字也今河朔人猶有此言音備乃解釋

吳步騭為丞相初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會稽

焦征羌郡之豪族吳錄曰征羌名人客放縱騭與旌

求食其地懼為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獻征羌征羌方在內臥駐之移時旌欲委去騭止之曰本所以來

畏其疆也而今舍去欲以為高祗結怨耳良久征羌

開牖見之身隱几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騭旌於牖外

旌愈耻之騭辭色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殺膳重

啻以小盤飯與騭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騭極飯

致飽乃辭出旌怒騭曰何能忍此騭曰吾等貧賤是

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耻

宋劉穆之為尚書左僕射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

修拘簡好往妻兄弟乞食多見辱不以為耻

唐路隨元和初以通經調授潤州叅軍為李錡所困

使知市事隨條然坐市中一不介意

然授任於事終為不武遂成愧耻固其分哉

陳不占齊東觀漁者也崔杼殺莊公不占聞君有難將往死之食則失哺上車失軾雖往其有益乎陳不占曰死君食則失哺上車失軾雖往其有益乎陳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遂驅車比至君門聞鼓鐘之音聞戰之聲遂駭而死

杜之善楚人

一云楚善

白公之難辭其母而行將死君難

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何不返也杜之善曰懼吾私也死君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往死也

漢楊敞為大司農明帝元鳳中稻田使者燕蒼知上

官桀等反謀以告敞敞素事上畏事不敢言迺移病

臥

移病移書言病一日以病而移居

以告諫議大夫杜延年以聞蒼

延年皆封敞以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侯

李次元王莽時人會前隊大夫誅謀反者次元聞事

發覺被馬欲出馬駕在轅中惶遽著鞍上馬出門顧

見車方自覺乃止

後漢劉玄王莽立設壇場於涪水上沙中陳兵大會

卽位朝羣臣玄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莽居

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玄羞作俛首刮席

不敢視

韓馥爲冀州刺史以州讓袁紹馥自懷猜辭紹索去
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因共耳語馥時

在坐謂見圖謀無何如廁自殺

至廁因以書刀自殺

栢孝長爲南陽功曹劉表攻西鄂西鄂長杜子緒子
緒帥縣男女嬰城而守孝長亦在城中聞兵聲恐懼
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

牛輔董卓女婿爲中郎將懦弱失守不能自安嘗把
辟兵符以鐵鎖致其旁欲以自強見客先使相者相
之知有反氣與不反筮知吉凶然後乃見之

魏李豐爲尚書僕射會司馬宣王誅曹爽駢車闕下
與豐相聞怖遽氣索足委地不能起

宋劉彥節少以宗室清謹見知齊高帝輔政彥節知
運祚將遷密懷異圖及沈攸之舉兵齊高帝入屯朝
堂袁粲鎮石頭潛與彥節及諸大將黃回等謀夜會
石頭詰旦乃發彥節素怯騷擾不安再晡後便自丹
陽郡車載婦女盡室奔石頭臨去婦蕭氏強勸令食
彥節歆羨寫胸中手振不自禁事敗被誅

佞佛

釋氏之教興於西域東漢之後漸於中夏其教之化

人大率以清淨爲本將使爲其殺盜之源而澄爲定慧之本故慕仙道者示鴻槃之旨邀世福者指太天之路而乃心起於貪事卽于佞民之有過則俾之作禮以贖其正刑僧之犯法則屈其嘗憲而不懼惠姦紀綱旣隳施用無節身之及家或致喪敗茲所謂背其始而遵其末者也

吳管融漢末聚衆數百依徐州牧陶謙謙使督運漕遂以江淮委輸自入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爲人黃金塗身衣錦采銅槃九重下爲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悉課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以招致之繇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徑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

晉王恭爲安北將軍鎮京口性雖抗直闇於機會尤信佛道調役百姓修營佛寺務在壯麗士庶怨嗟臨刑猶誦佛經自理髭鬚神無懼容

何充爲侍中錄尙書事而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於貧乏以此獲譏於世阮裕嘗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圖作佛

不亦大乎又其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何佞於佛

張淹爲東陽太守逼郡吏燒臂炤佛民有罪使禮佛贖僊動至數千拜坐免官孔顛爲會稽太守反敗死淹是其黨屯軍上饒縣聞劉放敗軍副鄱陽太守費羣欲圖之詐云得鄧琬信急宜諮論欲因此斬淹淹素事佛方禮佛不得時進羣復誑云捕虎借大鼓及伏士二百人淹信而與之羣因率衆入山饗士約誓揚言虎走城西鳴鼓大呼直來趣城城門守衛悉委仗觀之羣率衆突入淹正禮佛聞難走出因斬首南齊王績爲太子中庶子武帝出射雉績信佛法稱疾不從

梁劉勰早孤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與之居積十餘年高祖時爲步兵校尉兼東宮通事舍人昭明太子深受接之勅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啟求出家先燔鬚髮以自誓勅許之

後魏張彞爲秦州刺史爲國造佛寺名曰興皇諸有罪咎者隨其輕重謫爲土木之功無復鞭杖之罰馮熙爲雒州刺史廢毀三字石經爲政不能仁厚而信佛法自出家財在諸州鎮建佛圖精舍合七十二

處寫十六部一切經延致名德沙門日講論精勤不倦所費亦不貲而諸州營塔寺多在高山秀阜傷殺人牛有沙門勸止之熙曰成就後唯見佛圖焉知殺人牛也

北齊高隆之為尚書右僕射領御史中尉廣費人功大營寺塔為高祖所責

唐裴寬崇信釋典嘗與僧徒往來焚香禮懺老而彌篤玄宗開元末為河南尹僧普寂卒寬與妻子皆服縗經設次哭臨妻子送喪至嵩山

嚴挺之與裴寬皆奉佛開元末僧惠義卒挺之服縗麻送於龕所天寶初授員外詹事便令東京養疾挺之鬱鬱不得志成疾自為墓誌墓于大昭和尚塔次

西原 臣欽若等曰大昭和即惠義師謚也

王縉字夏卿為門下侍郎平章事與兄維俱奉佛不茹葷血縉晚年尤甚與杜鴻漸捨財造寺無限極妻李氏卒捨道政里第為寺與之追福奏其額曰寶應度僧三十七人住持寺節度觀察使入朝必延至寶應寺議令施財助已修繕初代宗喜祠祀未甚重佛而元載杜鴻漸與縉喜飯僧徒代宗嘗問以福業報應載等因而啟奏代宗繇是奉之過當

魚朝恩爲內侍代宗永泰初設無遮會齋於崇仁坊之南街大奏音樂大曆中又抗疏請度母爲尼法名功德居修慈寺許之請以通化門外莊爲寺以章敬爲名福資太后許之是莊連城對郭林沼臺榭形勝第一朝恩初以恩賜得之及是造寺窮極壯麗以爲城市林木不足充費乃奏壞曲江館華清宮風樓月觀及百司行廨署并將相歿官宅給其用焉土木之役僅逾萬億

杜鴻漸爲山劔副元帥篤好佛法惡軍旅之事大初自劔南回請千僧齊於資聖寺仍請魚朝恩李

玉同行香許之以使蜀無恙徼福也又於長興里築第崇飾門館賦詩大畧曰嘗願追禪侶焉能挹化源朝士多和之將卒命僧剃頭遺令其子建塔塋不爲墳異同于僧頗爲遠識所誚時人惜之

藍簡憲宗元和中爲諫議性柔奉浮圖之像教拘溺過甚

劉總爲幽州節度使穆宗長慶初奏請以私第爲佛寺又素請爲僧詔授侍中天平軍節度總因乞出家朝廷以緇服就賜之錫名大覺

裴休爲相家世奉佛休尤深於釋典太原鳳翔近名

山多僧寺視事之隙遊踐山林與僧講求佛理中年後不食葷血嘗齋戒屏嗜欲香爐貝典不離齋中咏歌贊唄以爲法樂與尚書紇紀泉皆以法號相字時人重其高潔而鄙其太過

梁李鄴爲太子太傅末帝詔曰李鄴多因釋教誑惑羣情此後不得出入無嘗

周宋彥筠初仕晉爲同州節度使貪鄙無術溺於釋氏唯營寺禳塑香燈幢幡僧尼資貝之類則捨之無慳日給數十千多取於四民以充其費後爲幽州節度使所貯資金多奉釋氏嘗謂人曰吾前後供僧一千餘萬造佛宮九十餘所又嘗召僧讀畢生經日課若干卷至瞑目以來令不負所課如嬰疾闕讀隨卽填補立券設呪每僧給二所緡僧至者甚衆乃戒緡一半未幾只給三緡其無行貪穢猥之僧利其緡投券者填咽彥筠患之乃止初彥筠一旦與其主母有微忿遽擊殺之自後嘗有所睹彥筠心不自安乃修浮屠法以禳之因而溺志於釋氏其後每歲至金仙入涅槃之日嘗衣斬纓號慟於其像前其伎佛也如是家有婢妾數十人皆令削髮披緡以侍左右大爲當時所誚

讒佞

有虞之命則曰聖讒說先聖之戒則曰遠佞人蓋邪
 偽可以惑聰明浸潤可以間忠信淳素既隱巧詖滋
 萌義以利遷政繇寵放故有行媚於內善諛於朝脂
 韋其性以悅於上貝錦其辭以譖於下愛同嫉異害
 正忌能挾蒂芥之嫌綠疑似之隙媒孽其短文致厥
 辜采苓之刺以興投杼之疑斯起交亂家國離間君
 臣職為厲階無已太甚故君子之惡利口王者之難
 任人其有旨哉

寒泥伯明氏之讒子弟也

寒國名伯明其音名

伯明后寒棄之

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已相浞行媚于內

內宮也而

施賂于外愚弄其民

欺周之

而虞羿于田

樂之游田

樹之作

慝以取其國家

樹立也

外內咸服

服信詐

周虢石父幽王時為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為人佞

巧

佞一作諂

善諛王用之

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作何人斯之詩而絕之

暴也蘇也

皆畿內國名

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

虢仲王卿士詹父屬大夫

詹父有辭以

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

鄭瞻鄭之微者也齊人執之自齊逃來書其佞也曰

佞人來矣一云鄭瞻鄭之佞人也

豎牛嘗叔孫豹穆子也小臣使為政為家初穆子適齊

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公孫明知叔孫於齊公孫明齊大夫

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國姜孟仲母故怒其

子長而後使逆之子孟丙仲壬田於丘薮丘薮地名遂遇疾焉

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欲使從已叔孟不肯

孫為孟鐘日爾未際際接也孟未與諸大夫相接見饗大夫以落之

以殺猪血饗禮既具饗禮使豎牛請日請饗入弗謁謁白也

出命之日許命及賓至聞鐘聲牛日孟有北婦人之

客北婦人國姜也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

外殺孟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

萊書公御士名仲與之私游觀於公宮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示叔入

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而何叔孫日何

為怪牛日不見既自見矣言仲已自往見公公與之環而佩

之矣遂逐之

費無極楚大夫也卻宛為左尹直而和國人說之以直

事君以和接類郟將師為右領右領官名與費無極比而惡之惡

宛子惡令尹子嘗賄而信讒無極譖卻宛焉謂子嘗日子

惡欲飲子酒子惡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

惡日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

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酬報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

出之吾擇焉擇取以進子嘗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

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張帷陳甲兵其中無

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

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

又誤羣師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

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

師而告之告子惡門有甲兵將害已將師退遂令郤氏且葬之燒

也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葬令曰不葬郤氏與

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秉秆焉編管管也秉把也秆束也

國人投之遂弗葬也令尹炮之炮燔盡滅郤氏之族

黨

公伯僚字子固魯人固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

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季孫信纜僚也吾力猶能

肆諸市朝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

伯僚其如命何

臧倉魯平公嬖人也公將出倉請曰它日君出必命

有司所之今已駕矣敢請公曰吾將見孟子倉曰君

何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繇賢者出

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上官大夫楚懷王臣也時屈原字平嫺音閑於辭令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讓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原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後漢令狐畧狼孟大姓也建武六年曲陽令馮衍上書陳八事光武將召見先是衍為狼孟長以罪推陷畧是時畧為司空長史讒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護等懼之即共排間衍遂不得入

孟岱當袁紹官渡之敗審配二子為曹操所擒岱與配有隙因蔣奇言於紹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強且二子在南必懷反畔郭圖辛評亦以為然紹遂以岱為監軍代配守鄴

逢紀為袁紹統軍事田豐為別駕紀憚豐亮直數讒之於紹紹遂忌豐紹時與曹公戰豐固諫之紹怒囚豐而去及紹軍之敗於官渡也士潰奔北師徒畧盡軍皆拊膺而泣曰向令田豐在此不至於是也紹謂逢紀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唯田別駕前諫

止吾與衆不同吾亦慙見之紀復曰豐問將軍之敗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

魏劉曄爲侍中以先進見幸因譖尚書令陳矯專權矯懼以問長子本本不知所出次子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

晉嚴舒爲雒陽太守馬隆爲平虜護軍西平太守加授東羌較尉積十餘年威信振隴右舒與楊駿通親密圖代隆毀隆年老謬老不宜服戎於是徵隆以舒代鎮氏羌聚結百姓驚懼朝廷恐關隴復擾乃免舒遣隆復職

盧志爲成都王穎左長史穎旣以陸機爲將穎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爲郡公位以台司將軍勉之矣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志心害機寵言於穎曰陸機自比管樂擬君闇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濟事者也穎默然

扈瓌爲隋郡內史陳敏之亂荊州刺史劉弘以南蠻長史陶侃爲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敏遣其弟恢來寇武昌侃出兵禦之瓌問侃於弘曰侃於敏有鄉里之舊居大郡統強兵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

日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豈有是乎侃潛聞之遽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弘引為參軍資而遣之王國寶少無士操不修廉隅婦父謝安惡其傾側每抑而不用除尚書郎國寶以中興膏腴之族惟作吏部不為除曹郎甚怨望固辭不拜從妹為會稽王道子妃繇是與道子游處遂間毀安焉孝武末年嗜酒好肉而道子昏嚚尤甚惟狎昵諂邪於是國寶諂諛之計稍行誠主相之間而好利險於之徒以安功名盛極而構會之嫌隙遂成

後趙程遐以清河張披為長史遐甚委昵之張賓舉為別駕引參政事遐疾披去已又惡賓之權盛石勒世子弘即遐之甥也自以有援欲收威重於朝乃使弘之母譖之曰張披與張賓為遊俠門客日百餘乘物望皆歸之非社稷之利也宜除披以便國家勒然之至是披取急召不時至因此遂殺之賓知遐之間已遂弗敢請

梁梁矜孫鄧元起為益州刺史任庾黔婁蔣光濟以州事並勸為善政矜孫性輕脫與黔婁志行不同乃言於元起曰城中稱有三刺史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繇此疎黔婁光濟而治迹稍損

後唐段凝初為梁將後降莊宗莊宗以為滑州兵馬
留後凝上疏奏梁朝掌事權者趙巖等竝助成虐政
結怨於人聖政惟新宜誅首惡以謝天下於是張漢
傑張漢融張漢倫張希逸趙穀朱珪等竝族誅家財
籍沒

朱守殷本名會兒莊宗就學時諸奴也及莊宗嗣位
以本院僕從為長直軍使雖列戎行不聞戰功每構
人之短長中於莊宗漸以為腹心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訂正

知閩縣事 臣曹鼎臣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七十八

好尚 嗜好 好丹術

好尚

傳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則知好尚有殊率性皆異
莫窺其際有以見執德不回樂在其中有以知所趣
惟適不違本性但任所懷無或害人聊以成志則何

往而不利焉

董父舜時人實甚好龍能求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葉公子高楚人好龍門亭軒牖皆畫龍形一旦真龍垂頭於窓掉尾於戶葉公驚走失措焉

漢辛慶忌為左將軍居處恭儉食飲被服尤節約然性好輿馬號為鮮明唯是為奢

王吉字子陽為諫大夫謝病去吉子駿為御史大夫駿子崇為司空自吉至崇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後漢陸閔為尚書令美姿貌喜著越布单衣光武見而好之自是嘗勅會稽郡獻越布

晉稽康為中散大夫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圍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

王濬為侍中解相馬又甚愛之杜預嘗稱濬有馬癖孫楚為大將軍參軍雅敬王濬濬卒楚後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床曰卿嘗好作驢鳴我為卿作之體似聲真賓客皆笑

阮孚為侍中性好屐祖約性好財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正見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屐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着

蠟屐因自嘆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甚閒暢於是勝負始分

袁山松爲吳郡太守矜情秀遠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疎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制每因酣醉縱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絕時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栢而山松每出游好令左右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

王羲之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性愛鵝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鵝善鳴求市未能得遂携親友命駕就觀姥

聞羲之將至烹以待之羲之嘆惜彌日又山陰有道士養好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爲樂其任率如此

郗超爲司徒左長史以母喪去職性好聞人棲遁有能辭榮拂衣者超爲之起屋宇作器服畜僕豎費百金而不吝

謝尚好衣刺文袴諸父責之因而自改位至尚書僕射

謝安爲大保性好音樂及登台輔暮喪不廢樂

蠟屐因自嘆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甚閒暢於是勝負始分

袁山松爲吳郡太守矜情秀遠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疎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制每因酣醉縱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絕時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栢而山松每出游好令左右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

王羲之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性愛鵝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鵝善鳴求市未能得遂携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羲之將至烹以待之羲之嘆惜彌日又山陰有道士養好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爲樂其任率如此

郗超爲司徒左長史以母喪去職性好聞人棲遁有能辭榮拂衣者超爲之起屋宇作器服畜僕豎費百金而不吝

謝尚好衣刺文袴諸父責之因而自改位至尚書僕射

謝安爲大保性好音樂及登台輔暮喪不廢樂

謝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叔父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卽焚之於此遂止位終左將軍會稽內史王徽之爲桓冲府騎兵參軍性縱逸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竹欲觀之使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酒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歡而去嘗寄居空宅中便令栽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耶

前秦苻朗爲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切懷遠操每登涉山水不知老之將至

宋謝靈運爲永嘉太守郡有各山水靈運素所愛好遂肆志遊遨徧歷諸縣動逾旬朔

何尚之爲左光祿開府儀同三司性靜退居家嘗着鹿皮帽

王僧達爲宣城太守性好鷹犬何尚之於宅設八關齋行香次至僧達曰願耶且放鷹犬勿復遊獵庾炳之爲吏部尚書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去來出戶輒令拭席洗床

殷仲陳郡人性亦好潔小人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

王弘之隱居性好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

好尚
卷之九

門各以兩頭置門內而去

南齊孔稚珪會稽山陰人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

憑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剪而多鳴蛙

或問之曰欲為陳蕃平稚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

吹何必其效仲舉

陳蕃字仲舉

終散騎嘗侍

王思遠為吳郡丞好簡潔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

新楚乃與促膝既去之後猶令二人以交帚掃其坐

處

梁何佟之為驃騎司馬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

餘過猶恨不足時人稱為水淫

陶弘景居於句容之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特愛松

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

阮孝緒陳留尉氏人性沉靜幼與童兒遊戲嘗以

穿池築山為樂

劉之遴為南郡太守好古愛奇在荊州聚古器數百種

有一器似甌可容一斛上有金錯字時人無能知者

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其第一種鏤銅鴟夷盆二枚

兩耳有銀鏤銘云建平二年造二種金銀錯鏤古罇

二枚有篆銘云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三種外國澡

灌一口有銘云元封二年龜茲國獻四種古製澡盤一

枚銘云初平二年造

蕭幾為新安太守郡多山水時其所好適性遊履遂為之記

後魏高樹生雅好音律嘗以絲竹自娛後為大都督高允性好音樂每至伶人絃歌鼓舞嘗擊節稱善終散騎嘗侍光祿大夫

陰遵和小名虎頭好音律尚武事初拜奉朝請

裴藹之性輕率好琴書終安廣汝陽二郡太守

唐王涯好古名畫人所保惜者必厚以貨財致之不受貨者即以官爵致之厚為垣竅而藏之複壁位至

司空

柳公權字誠懸所寶惟筆硯圖畫嘗自扁鑰之官終太子少師

嗜好

在天成象列宿有風雨之好唯人最靈大欲存飲食之味雖愛尚之或具亦縱恣而無節務求爽口焉取乎心至有變掩豆之嘗非登俎之用暴殄天物不近人情蓋非仁者之用心斯亦格訓之所戒

屈到楚人嗜菱

菱菱也

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

家人曰老為人

宗曰祭我必以菱

魯哲曾人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魏文侯嗜晨鳧好北犬太子擊在中山遣倉唐繼北
大并晨鳧獻之文侯曰擊愛我知我所嗜好

齊王食鷄蹠數千百段足

公儀休爲魯相嗜魚一邦皆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
不受曰夫唯嗜魚固不受也

宋劉邕嗣封南康公所噉食每異於人性嗜瘡痂以
爲味似蝮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牀上
邕因取食之靈休大驚邕荅云性之所嗜靈休瘡痂
未落者悉疏取以貽邕邕旣去靈休與何勗書曰邕

向見噉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
罪迺與報瘡痂嘗以給邕瘡

南齊虞棕爲輔國將軍善爲滋味和齊皆有方法豫
章王嶷盛饌享賓謂棕曰今日餽羞寧有所遺不棕
曰恨無黃領臠何世祖幸芳林園就棕求扁米糲棕獻
糲及雜餚數十舉太官鼎味不及也上就棕求討飲食
方棕祕不肯出上醉後體不快棕乃獻醒酒鯖鮓一
方面而已

梁何胤累遷左氏尚書去官初後於味食必方丈後
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鮓脯糖蟹以爲非見生物

宜食蚶蠣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岷曰鮠之就脯驟於
屈申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浮懷如怛云土
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慙渾沌之奇獷殼外絨非金
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
其何算故宜充庖厨永爲口實
後魏夏侯道遷爲豫州刺史好筵宴務口實京師珍
羞罔不畢有

辛紹先爲下邳太守性嗜羊肝嘗呼子少雍共食
及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羊肝

隋劉臻爲儀同父名顯臻性好噉蜆以音同父諱呼

爲扁螺

後唐李麟嘗爲鎮州王鎔判官善飲茶嘗呼喫茶郎
中

好丹術

丹術之興始於西漢風流寢遠好尚滋多或以黃金
之可成或以長生之可致貴嚮才士讀誦祕書佩服
靈符鍊餌神藥以至謝免爵位高蹈巖穴徇其所尚
代有人焉采於簡編咸用論次

漢江喜爲轅陽侯坐使家丞上書還印符隨方士免
劉向本名更生宣帝時爲諫大夫帝復興神仙方術

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

鴻寶苑祕書竝迫術篇名藏在枕中

嘗存錄之不漏泄也

書言神仙使鬼物為黃金之術及鄒衍重

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

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為奇獻之言黃金可成帝

令典尚方鑄作事

尚方鑄乃作金銀之所今之中尚署

費甚多方不驗

帝乃下更生吏按吏劾更生鑄偽黃金繫當死更生

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帝亦奇其

材得踰冬減死論

蘇樂善方術王莽篡位二年興神仙事以樂善起八

風臺於宮中臺成萬金

費直萬金也

作樂其上順風作液

湯

藝文志有液湯經其義未聞也

又種五梁禾於殿中

五色也谷禾所謂耕耘五

德也

各順其色置其方面先鬻鶴諸瑋瑁犀玉二十餘

物漬種

鬻古煮字也諸古鬻字也瑋鬻取汁以漬穀子也毒音代冒音莫內切

計粟斛

成一金言此黃帝穀仙之術也以樂為黃門郎令主

之

晉葛洪丹陽句容人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

時學道得仙號曰葛僊公以鍊丹祕術授弟子鄭隱

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

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

業兼總練醫術初洪以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

耻出丹求爲勾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
求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
史鄧嶽畱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鍊丹嶽表補東完
太守又辭不就嶽乃以洪兄子望爲記室參軍在
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
鮑靚爲南海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饑甚取白石煮
食之以自濟

宋劉亮爲梁州刺史忽服食修道欲致長生迎武當
山道士孫懷使合神仙藥至益州秦豫元年藥始成
未出火毒孫不聽亮服亮苦欲服平旦開城門取井
華水服至食後心動如刺牛間便絕及就殮屍弱如
生後人逢見乘白馬將數十人出關西行共語分明
此乃道家所謂尸解者也

梁陶弘景仕齊爲奉朝請武帝永明末上表辭祿許
之勅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旣得
神符祕訣以爲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武帝給黃金
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及
武帝服飛丹有驗益敬重之

鄧郁荊州建平人少而不仕隱居衡山極峻之嶺立
小板屋兩間足不下山斷谷三十餘載飲以澗水服

雲母屑日夜誦大洞經武帝敬信殊篤爲帝合丹帝不敢服起五岳樓貯之供養家道吉日躬往禮拜白日神僊魏夫人忽來臨降乘雲而至從少姬三十竝着絳紫羅繡袿襪年皆可十七八許色艷桃李質勝瓊瑤語言良久謂郁曰君有仙分所以故來尋當相候至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悉如鶴大鼓翼翔舞鬢鬖方去謂弟子等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近青鳥既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終山內唯聞香氣世未嘗有武帝後令周舍爲鄧郁傳具序其事

後魏徐審字成伯善醫術審嘗有藥餌及吞服道符年垂八十而鬚髮不白力未多衰除右衛將軍審欲爲孝文合服金丹致延年之法乃入居崧高採營其物歷歲無所成遂罷

李預爲征西大將軍長史帶馮翊太平府解罷郡遂居長安每羨古人食玉之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稍得黑鹿便篋盛以還而至觀之皆光潤可玩預乃椎七十枚爲屑日服食之餘多惠人後預及聞者更求玉於故處皆無所見馮翊公源懷等得其玉琢爲器佩皆鮮明可寶預服經年云有效驗而世事寢食皆不禁節又加之好

酒損志及疾篤謂其妻子曰服玉屏居山林排棄嗜
 欲或當大神力而吾酒色不絕自致於死非藥過也
 然吾尸體必當有異於嘗勿便速殯令後人知飡服
 之妙時七月中旬長安毒熱預停尸經宿而體色不
 變其妻嘗氏以珠玉二枚含之口閉嘗謂之曰君自
 云飡玉有神驗何故不受含也言訖齒啟納珠因噓
 屬其口都無穢氣舉尸於棺堅直不傾委死時猶有
 遺玉屑數斗橐盛納諸棺中

北齊張遊遠善方術文宣令與諸術士合九轉金丹
 及成文宣置之玉匣云我貪世間作樂不能即飛上

天待臨死時取服

按傳遊遠本無官

唐師市奴方術人高祖武德中合金銀並成帝異之
 以示侍臣封德彝進曰漢代方士及劉安等皆學術
 唯苦黃白不成金銀為食器可得不死

張道鶴平棘人少遊名山得服食之術後居人間每
 每餌金膏太宗貞觀十九年車駕次平棘幸其廬賜
 以衣服時六百四十六歲

尉遲敬德累遷開府儀同三司貞觀末年篤信仙術
 飛鍊金石服藥餌雲母粉靜居閑處修理池臺嘗奏
 清商樂一部厚自奉養不與外人交通

劉道合宛丘人爲道士高宗令合還丹丹成而上之
咸亨中卒唯有空皮而背上開折有似蟬蛻高宗聞
之曰劉師爲我合丹自服仙去其所進者亦無異
孟洗汝州梁人也少好方術嘗於鳳閣侍郎劉禕之
家見其勅賜金謂禕之曰此藥金也若燒火其上當
有五色氣試之果然後歸伊陽山第以藥餌爲事
孫太冲隱於嵩山玄宗天寶三載河南尹裴敦復上
言太冲於嵩山合鍊金丹自成於竈中精華特異變
化非嘗請宣付史官頒示天下以彰靈瑞仙聖之應
從之

李抱真德宗貞元中爲昭義軍節度使晚節好方士
以真長生有孫季長者爲抱真鍊金丹給抱真曰服
之當昇仙遂署爲賓僚數謂叅佐曰此丹秦皇漢武
皆不能得唯我遇之他年朝上清不復遇公輩矣復
嘗夢駕鶴冲天寤而刻木鶴衣道士衣以習乘之凡
服丹二萬丸腹堅不食將死不知人者數日矣道士牛
洞玄以猪肪穀鴈下之殆盡病少間季長復曰垂上
仙何自棄也益服三千餘丸頃之卒

鄭注文宗太和末爲鳳翔節度注兩目不能遠視自
言有金丹之術可去痿弱重腿之疾始徐州節度李

愬自云得效乃移之監軍王守澄亦被其事
後唐王鎔唐末爲成德軍節度宴安旣久惑於左道
專求長生之要嘗聚淄黃鍊仙丹或講說佛經親受
符錄西山多佛寺又有王母觀鎔增置館宇彫飾土
木道士王若訥者誘鎔登山臨水訪求仙跡每一出
數月方歸百姓勞弊王母觀石路旣峻不通輿馬每
登行命僕妾數十人維錦繡牽持而上
晉盧華莊宗時爲平章事登庸之後不以進賢勸能
爲務唯事修煉求長生之術嘗服丹砂嘔血數日垂
死而愈

晉史圭仕後唐爲河南少尹有嵩山術士遺圭石藥
如斗謂圭曰服之可以延壽然不可中輟輟則疾作
矣圭後服之神爽力健深保惜焉清泰末圭在恒山
遇祕瓊之亂時貯於衣笥爲賊所劫便不復得天福
中疾生胸臆之間嘗如火灼圭知其不濟求歸鄉里
詔許之及涉河竟爲藥氣所蒸卒於路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好丹術

總錄部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孫以敬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總錄部 一百七十九

不知人 謬舉

不知人

知人不易著之前聞惟口起羞書垂名訓故子羽不可以貌取賜也徒聞其億中蓋謂是矣乃有昧人倫之鑒乖授任之旨諒朱紫之莫辨曷雅鄭之能究取

揚麻新錄 不知人 卷之九 第三十

捨斯失譏誚隨作以至禍其身而敗其國者咸著之於篇云

子西為楚令尹初太子建之遇纔也自城父奔宋又避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

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於子木請行而期焉謂行襲鄭之期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

之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許而亂無乃害乎葉公子高

沈諸梁也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境使衛藩焉使為藩屏之衛葉公曰周人之謂信也周親率義之

謂勇率行也吾聞勝也好復言言之所許必欲復五行不原道理而求死士殆有私乎私謀復前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俱非也

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白楚邑楚縣西南有白亭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言楚自親復政令數未得都制不然吾不

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孝子西於鄭人勝自厲劔子

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

郊余如翼而長之以鳥為喻楚國第用士之次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我言

世所不識不知人

必殺之若得自死子西不悛吳人伐慎白公敗之陽

我乃不得成人與吳戰之所得鎧伏丘許之遂作

也慎縣請以戰備獻普而獻之欲因以為死

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

漢張湯為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史冒善史書者

倪寬為人温良有廉知自將將術也以習善屬文屬綴

也音之然懦為武懷柔也口弗能發明也寬以儒生

欲切又音儒在眾中見謂不習事不署曹又署為官曹也除為從

使從使者不主文書署表也置也

魏裴潛父茂建安初為尚書潛少不修細行繇此為

父所不禮潛自感為父所不禮折節仕進雖多所經

歷清省格然官至尚書令其家教有類於石奮自魏

興以來少能及者

鍾繇為魏王相國沛人魏諷有感眾才傾動鄴都繇

繇是辟為西曹掾為王征漢中大將未及諷潛結徒

黨又與長樂衛尉陳禕謀襲鄴未期禕懼告之太子

誅諷繇坐免

劉表為荊州牧時王粲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

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表表以粲貌寢

而體弱通悅不甚重也

晉博昌令者史不書姓名時樂安人光逸初為博昌

博昌令者史不書姓名時樂安人光逸初為博昌

冊時元道 總錄部 卷之九百二十九 三

不知人

卷之九

小吏後爲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時母輔之與荀邃共詣令家望見逸謂邃曰彼以奇才便呼上車與談良久果後器令怪客不入吏白與光逸語令大怒除逸名斥遣之

山濤爲右僕射掌選後拜司徒子簡字秀倫性溫雅有父風年二十餘濤不之知也簡嘆曰吾年幾三十而不爲家君所之後與稽紹劉漢楊淮齊名爲征南將軍都督荆湘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鎮襄陽魏衡爲吏部郎有名當世兄子舒少朴質衡不知之使守水碓嘆曰舒堪數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亦不以

介意舒後位至司徒

刁逵爲豫州刺史領平越中郎將逵以貨殖爲務初宋高祖微時素貧嘗負逵社錢三萬經時無以還被逵執之王謐密以已錢代償繇是得釋桓玄立以逵豫州刺史鎮歷陽高祖起羨參軍諸葛長民趨歷陽逵棄而走爲下人所執斬于石頭南燕慕容法爲慕容德兗州牧時慕容超初自長安行至梁父鎮南長史悅壽還謂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奇玉林皆寶法曰昔成方遂詐稱衛太子人莫辨之此復天族乎超聞

形神志氣 不知人 卷之九

恚恨形於言色法亦怒處之外館繇是結憾及德死
法又不奔喪超遣使讓焉法嘗懼禍至因此遂與慕
容鍾段宏等謀亂

宋謝方明為會稽郡守其子惠連有才悟而輕薄不
為方明所知靈運嘗自始寧至會稽造方明過視惠
連大相知賞時何長瑜教連惠讀書亦在郡內靈運
又以為絕倫謂方明日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嘗兒
遇之何長瑜當今仲宣而節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
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靈運載之而去

劉遵考為領軍文帝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南寇發三

吳民丁沈攸之少孤貧亦被發既至京都詣遵考求
補白丁隊主遵考謂之曰君形陋不堪隊主因隨沈
慶之征討攸之後為右將軍

北齊麻祥為令史神武微時為函使每至雒陽給使
于祥祥嘗以肉啗神武神武性不立食坐而進之祥
以為慢已答神武四十

後唐周玄豹自言善相術太原監軍特進張承業嘗
延之歷視諸僚佐時巡官馮道初自燕來性不事華
潔灰塵蒲面而以文行見知承業命典書奏承業問
玄豹曰馮巡官何如曰巡官漪蓮泛水幸遇特進禮

士之秋官不踰宰百里承業笑曰他已爲起居郎公何忽耶

謬舉

秦應侯范雎魏相濟使舍人笞擊雎折脇相齒得出後魏人鄭安平遂操雎亡伏匿更名姓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爲卒侍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

卽范雎也

見君言天下事王稽知雎賢載雎入秦雎旣相秦言於王曰非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

召王稽拜爲河東守三歲不上計

不上計不隨史入計也

又任

鄭安平使將擊趙安平爲趙所困急以兵二萬人降

趙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

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

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

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

稽爲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而應侯日益以不懼

昭王臨朝嘆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

今太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

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

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厲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

漢顏延年宣帝時為河東太守察御史廉狀不入身延年察舉其獄史為廉而此人乃有賊罪然賊不入身也延年坐選舉不實貶秩

張勃封富平侯陳湯西至長安求官得大官獻食丞數歲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

才勃舉湯湯待選父死不奔喪奔古奔字司隸奏湯無循

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三百會薨因賜謚曰繆

侯以其繆舉人也湯下獄

何武為京兆尹坐舉方正所舉者召見槃辟雅拜槃辟

猶言盤旋也辟音闕有司以為詭眾虛偽偽遣也武坐左遷楚內

史

後漢王丹為太子少傅客初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坐以免客慙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為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不為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

左雄順帝時為司隸較尉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為將帥而直嘗坐贓受罪

晉王導進位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會太山
太守徐龕反元帝訪可以鎮撫河南者導舉太子左
衛率羊鑿既而鑿敗抵罪導上疏曰徐龕叛戾久稽
天誅臣創議征討調舉羊鑿鑿闇懦覆師有司極法
聖恩降天地之施全其首領然臣受重任總錄機衡
使三軍挫衄臣之責也宜自貶黜以穆朝倫詔不許
阮抗元帝時為奮武將軍丞相行參軍宋挺本揚州
刺史劉陶門人陶亡後挺娶陶愛妾以為小妻愍帝
建興中挺又割盜官布六百餘疋正刑棄市遇赦免
既而抗請為長史司直劉愧劾奏曰挺箴其死主而

專其室悖在三之義傷人倫之序當投之四裔以禦
魑魅請除挺名禁錮終身而奮武將軍太山太守阮
抗請為長史抗緯文經武割符東藩當庸勲忠良昵
近仁賢而哀求賊汚舉頑用器請免抗官下獄理罪
奏可而挺病死

後魏張亮為幽州刺史道武天興初徵還京師後與
崔暹答晉將郗恢書失旨出為尚書令史亮遇創業
之始以有才謀見任率心奉上不顧嫌疑道武曾問
南州人於亮亮與盧溥同里數談薦之又亮未嘗與
崔暹相見聞風稱羨及中山平盧溥聚黨為逆崔暹

冊府元龜 卷之九百二十九

答書不允竝乖本言故忿之

張奭為尚書時襲嘗山王素孫昭小兒阿倪奭引兼
殿中郎李文將為齊郡王蘭舉哀而昭乃作宮懸帝
大怒詔曰阿倪愚騃誰引為郎於是黜奭白衣守尚
書昭遂停廢

隋宇文述煬帝大業中為左衛大將軍凡所薦達皆
至大官趙行樞以太嘗樂戶家財億計述謂為兒多
受其賂稱其驍勇起家為折衝郎將

唐李傑為御史大夫護作橋陵時引御史王旭為判
官旭貪賄受賊傑將繩之初不得其實反為旭所構

出為衢州刺史

韓朝宗為荊州刺史兼判襄州刺史山南道採訪使

玄宗開元二十四年九月鄧州南陽縣令李泳擅興

賦役貶為康州都城縣尉泳之為令也朝宗所薦乃

貶為洪州刺史制曰所遣使臣將恤人隱類亦論旨

期於悉心而政或相蒙賞或失善以此致理未嘗聞

之韓朝宗亟登清要爰委條察不恭爾職以副朕懷

而乃私其所親請以為邑未盈三載已至兩遷既殊

德舉因速官謗及令按事果驗非才傷敗實多矯誣

斯甚舉不為黨豈其然歟事咨於周則異於果未能

自律何以正人仍期後効且示輕貶可受洪州刺史雖知人則哲在予之責已深而事上竭誠爲臣之節當勵其有賞罰不正枉直不明陷於比周隳我綱目有一於此誰其捨諸凡今刺舉宜以爲戒天寶三載長安縣令柳昇坐贓於朝堂杖殺之昇爲令也朝宗爲京兆尹所薦朝宗爲高平郡太守坐舉人不直制曰高平郡太守上柱國長山縣開國伯韓朝宗頃承榮獎擢在神京輒薦凶人超登赤縣果彰貪穢大獲贓私舉非允當已有比周之責使之交易更涉嫌疑之地頗招物議實負朝廷宜從貶黜用伸懲戒可置吳興郡別駕員外

張涉爲國子博士太子侍讀與懷州刺史喬琳友善及德宗嗣位多以政事詢訪於涉涉盛稱琳識度才畧堪備大用因拜御史中大夫平章事琳本麓才年高有耳疾帝每有顧問對荅失次論奏不合時機居相位凡八十餘日除工部尚書罷政事孟簡爲山東道觀察使憲宗元和十四年御史臺奏簡舉均州鄖鄉縣鎮遏兵馬使趙潔充本縣令有虧典刑勅罰一月俸料李肇李翱竝爲中書舍人文宗太和三年六月貶肇

為將作監翺為少府少監竝分司東都以栢耆納賂
賜死肇與翺同薦栢耆故也

後唐盧質為河東節度判官質性閒放不願居大任
欲求畱守太原莊宗卽位歷求宰輔乃舉定州節度
判官

豆盧革河東觀察判官盧程皆卿相之家可當輔相
卽時徵之及竝命為丞相程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監
修國史本非重德一旦舉大位舉止不嘗時朝廷草
創庶務未備班列蕭然寺署多闕程革受命之日卽
乘肩輿駢導喧沸莊宗聞訶導之聲詢于左右曰宰
相檐子入門莊宗駭異登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而
非者也

册府元龜

冊府元龜

謬舉

卷之卅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八十

傲慢 不恭 寇竊

傲慢

夫傲以取禍往事之明徵慢以失官前言之淫戒自東周不競禮讓寢微驕倨之俗興而遜悌之風缺仲尼垂叩脛之戒穆叔著倍賦之文自是已還風流不

泯或恃材而陵長或盛氣以傲人忽禮容而不修茂
年爵而罔顧至有箕踞而傾倚岸幘以嘯詠跌宕適
意豪縱亂嘗宜乎招負俗之累嬰自貽之戚於戲書
云簡而無傲詩云彼交匪傲萬福來求誠為君子之
道也

郤錡晉大夫曾成公十三年晉侯使郤錡求乞師將
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
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
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苦成叔晉大夫郤犢也聘衛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
相若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
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
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御叔為曾御邑大夫時臧武仲如晉
襄公頻與晉侯外會今各將罷
曾之守御遣武仲為
公謝不敏故不書 兩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
曰焉用聖人
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 我將飲酒而已兩行何以
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
言御叔不任使四方
之蠹也令倍其賦
古者家其國邑故以重賦為罷傳言穆叔能用教

原壤曾人見孔子夷俟
夷踞俟待也 子曰幼而不孫弟長
而無術焉老而不死是謂賊
賊謂賊害也 以杖叩其脛
叩擊也脛也

胥

漢竇成南陽壤人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爲小吏必陵其長吏稍遷至澹南都尉而郅都爲守始前都尉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善遇成與結驩

周陽繇爲河東都尉初繇爲守視都尉如令及爲都尉陵太守奪之治

後魏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恃才倨傲爲鄉黨所擯乃作解擯後不赴辟召

彌衡字正平建安初自荊州北游許都恃才傲逸臧否過差見不知已者不與語人皆以是憎之是時許都雖新建尙饒人士衡嘗書一刺懷之字漫滅而無所適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也又問曰當今許中誰最可者衡曰大兒有孔文舉小兒有楊德祖又問曹公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世乎衡稱曹公不甚多又見荀有儀容趙有腹尺因荅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兩使監厨請客其意以爲苟但有貌趙徼啖肉也於是衆人皆切齒衡之衆不悅將南還荊州裴束臨發衆人爲祖道先設供帳於城南自共相誡曰衡數不遜今

因其後到以不起報之及衡至衆人皆坐不起衡乃號咷大哭衆人問其故衡曰行屍柩之間能不悲乎

衡史不載官

魏劉楨爲太祖丞相掾屬以辭旨巧妙爲諸公平所愛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勸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咸伏而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戕死論罪

文欽爲五營較督出衙門蔣欽性剛暴無禮所在倨傲陵上不奉官法輒見秦暹明帝抑之後復以爲將丁謚字彥清斐之子也謚太和中嘗任鄴借人空屋

居其中而諸王亦欲借之不知謚已得直開門入謚望見王交脚臥而不起而呼其奴客曰此何等人促呵使去怒其無禮還且上言明帝收謚繫鄴獄以其功臣子原出後帝聞其有父風召拜度支郎中

蜀劉巴字子初爲先主左將軍西曹掾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諸葛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素矣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質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先主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

丹府元龜 傲慢

孤事邪

簡雍涿郡人隨先主入蜀拜昭德將軍優游風儀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猶箕踞傾欵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以下則獨搥一榻頂枕臥語無所為屈

彭素字永年廣漢人為江陽太守資性驕傲多所輕忽

楊戲為射聲較尉隨大將軍姜維出軍至亡水戲素心不服維酒後言笑每有傲弄之辭維外寬內忌意不能堪軍還有司承旨奏戲免為庶人戲性雖簡然省畧未嘗以其言加人過情接物書符指事希有盈

紙

鄧芝為大將軍二十餘年性剛簡不飾意氣不得士類之和於時人少所敬貴唯器異姜維云

張嶷為過寇將軍慷慨壯烈士人咸多貴之然放蕩少禮人亦以此譏焉

晉阮籍仕魏為步兵較尉籍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繇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讐而帝每保護之

嵇康仕魏為中散大夫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以

王徽之字子猷爲大司馬桓溫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爲車騎桓冲騎兵嘗從冲桓值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謂曰公豈得獨擅一車

王獻之爲祕書丞尚新安公主嘗經吳郡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疆方集賓友而獻之游歷旣畢傍若無人辟疆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夫是二者不足齒之儻耳便驅出門獻之傲如也不以屑意

謝琰字瑗度弱冠以貞幹稱美風姿與從兄護軍淡雖比居不往來宗中子弟惟與才令者數人相接後

至會稽內史

王恬導子也性傲誕不拘禮法謝萬嘗造恬旣坐少頃恬便入內萬以爲必厚待已殊有喜色恬久之乃沐頭散髮而出據胡牀於庭中曬髮神氣傲邁竟無賓主之禮萬悵然而還後至散騎嘗侍

謝萬爲撫軍從事中郎妻父王述爲揚州刺史萬嘗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徑至廳事前謂述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述曰非無此論但晚合耳

宋張敷爲祕書郎嘗在省直中書令傅亮貴宿接要聞其好學過候之敷臥不卽起亮怪而去後敷爲正

員郎中書舍人狄當周赴竝管要務以敷同省各家
欲詣之赴曰彼若不相容便不如不往詎可輕往耶
當日吾等竝以員外郎矣尚憂不得共坐敷先設二
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讐接甚歡既而呼左右曰
移我遠客赴等失色而去其自標遇如此
王僧達爲中書令黃門侍郎路瓊之太后兄慶之孫
也宅與僧達門竝嘗盛車服詣僧達將獵已改服瓊
之就坐僧達了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騶人路慶之
者是君何親遂焚瓊之所坐牀太后怒泣涕於帝曰
我尚在而人凌之我死後乞食矣帝曰瓊之年少無
事詣王僧達門見辱乃其宜耳僧達貴公子豈可以
此加罪乎太后又謂帝曰我終不與王僧達俱生
劉彥節爲尚書令旣貴士子自非三署不得上方榻
時人以此少之

王瞻字明遠一字叔鸞負氣傲俗好賤裁人物爲王
府參軍嘗詣劉彥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
子引蒲促膝唯餘二人彥節外迹雖讐之意甚不悅
王錫爲員外散騎歷清職中書郎太子左衛率江夏
內史善自立遇太尉江夏王義恭當朝錫箕侂大坐
殆無推敬

一偶夫為建城侯朝士貴賤莫不自結而矜傲無所
降意入其室者唯吳郡張澹

梁韋粲為左衛率兼東宮領直以舊恩任寄綱密雖
居職屢從容宿衛頗擅威名誕倨不為時輩所平右
衛朱异嘗於酒席厲色謂粲曰卿何德已作領軍而
陳江溢字浮源尚書令摠之子也溢頗有文辭性傲
誕持勢驕物雖近屬故友不免詆欺

後魏崔浩為司徒始浩與冀州刺史頤滎陽太守模
等年皆相次浩為長次模次頤三人別祖而模頤為
親浩恃其家世魏晉公卿嘗侮模頤模謂人曰桃簡
正可欺我何合輕我家周兒也浩小名桃簡頤小名
周太武頗聞之故浩誅時二家獲免

崔接字顯賓定州人容貌魁偉放邁自高不拘嘗簡
為中書博士樂陵內史雅為任城王澄所禮待及澄
為定州刺史接了無民敬王忻然容下之
張彞字慶賓襲祖爵平陸侯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
眇高上無所顧忌文明太后雅尚恭謹因會次見其
如此遂召集百僚督責之令其修悔而猶無悛改彞
愛好知己輕忽下流非其意者視之蔑爾雖疹疾家
庭而志氣彌亮後至征西將軍

隋龐晃爲右衛將軍性剛悍時廣平王雄當途用事勢傾朝廷晃每陵侮之嘗於軍中臥見雄不起雄甚銜之復與高穎有隙二人屢譖晃繇是宿衛十餘年官不得進

崔儵清河人世爲著姓儵每以讀書爲務負恃才地忽畧世人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後爲員外散騎侍郎越國公楊素時方貴倖重儵門地爲子女縱娶其女爲妻聘禮甚厚親迎之始公卿蒲座素令騎迎儵儵故弊其衣冠騎驢而至素推令上座儵有輕素之色禮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罷座數日儵方來謝素待之如初

唐王勃爲虢州叅軍勃恃才傲物爲僚友所疾張漪爲中書令東之之子也漪恃以父立功每見諸少長不以禮接待時議以爲不能易荆楚之剽性焉裴諝初爲河南叅軍通達簡率不好苛禮

令狐峘爲吉州刺史會齊映除江西觀察使過吉州故事刺史始見觀察使皆戎服趨拜映雖嘗爲宰相然少年後輩峘雖爲屬郡固自挾所以過映者映至當迎謁頗快快以語其妻韋氏韋氏雖明有學解亦耻峘以刺史禮見映謂峘曰君自視何如人以白頭

走小生前君不以此見映雖黜死我亦無憾
峘曰諾映至峘入謁從容步進不抹首屬戎器映以爲恨去
至府奏峘舉前刺史過失鞫不得真無正事不宜臨
州貶衢州別駕

王仲舒爲中書舍人初仲舒與楊憑穆質許孟容李
鄘爲友故時人稱楊穆許李之友仲舒以後進慕容
而入性尚簡傲不能接下以此人多怨之

崔元翰爲禮部員外郎知制誥詔令溫雅合於典謨
然性大剛褊簡傲不能取容於時

李白字太白山東人待詔翰林嘗醉令高力士脫靴
繇是斥去乃浪迹江湖嘗月夜乘舟自采石達金陵
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嘯傲旁若無人

鄭仁表太宗朝宰相肅孫也爲起居郎仁表文筆尤
稱俊拔然恃才傲物人士薄之

後唐陳乂爲知制誥微有才術嘗自恃其能爲恒山
判官曰人有造者垂帷深處罕見其面及居西掖而
姿態愈倨位竟不至公卿蓋器度促狹者也

不恭

君者天也無所不恭一節以趨靡遑於待駕三命而
俯以至於循牆所有怠棄國章虧損臣禮奉朝覲而

刑府元... 不恭... 卷之卅三

不謹承祭祀而用祇踰越官儀抵冒邦禁下吏聽議
又誰咎焉故書云其或不恭邦有嘗刑誠先王之典
法也

漢武陽侯蕭勝孝景中二年坐不齊耐為隸臣謂嘗侍祠

而不齊

高苑侯耐信孝武建元元年坐出入屬車間免戶二

千二百天子出行東列屬車而輒至於其間

北平侯類建元五年坐臨諸侯喪後死

祁侯繒它元光三年坐射擅罷免方大射而擅自罷去

翁侯邳郵元光四年坐行來不請長信免長信言太后所居請

也

衍侯翟不疑元朔元年坐挾詔書論耐為司寇詔書當奉

持而挾以行故為罪也

武安侯田括元朔三年坐衣襜褕入宮不敬免衣謂着之

也襜褕直褌禪衣也

襄城侯韓釋之元朔四年坐詐疾不從耐為隸臣

芒侯酈申元朔六年坐向南宮主不敬免景帝女也

重信侯擔元狩二年坐不使人為狄請免請音才姓反

平州侯昭涉昧元狩五年坐行馳道中免

即侯黃極忠元鼎元年坐掩搏奪公主馬髡為城旦

建成侯拾元鼎二年坐使行人奉璧皮薦駕元年十

月不會免

以皮薦壁也時以十月為歲首有賀而不及會也

山都侯王當元封元年坐蘭入其泉上林免

東方朔武帝時為太中大夫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

劾不敬有詔免為庶人待詔官署置

韋玄成宣帝時為太嘗嗣爵扶陽侯以列侯侍祀考

惠廟當辰入廟天雨淖

淖泥也音女教反

不駕駟馬而騎至

廟下有司劾等輩數人皆削爵為閑內侯

博陽侯丙顯甘露元年坐酎宗廟騎至司馬門不敬

奪爵一級為閑內侯

魏劉勲與太祖有舊為廬江太守後為孫策所破自

歸太祖封列侯勲自恃與太祖有宿日驕慢數犯法

又誹謗遂免其官

吳朱桓領青州牧詣建業治病後復還屯桓奉觴曰

臣當遠去願一將陛下鬚無所復恨權憑几前席桓

進前將鬚曰臣今日真可謂將虎鬚也權大笑

南齊張融武帝時為司徒從事中郎永明八年朝臣

賀衆瑞融扶人拜起復有司所奏見原

蔡約領驍騎將軍太子中庶子領屯騎較尉永明八

年八月合朔約脫武冠解劔於省眠至下鼓不起為

有司所奏贖論

後魏莫題爲大將軍及還京師嘗與李粟侍宴粟坐不敬獲罪題亦被黜爲濟陽太守

裴伯茂爲廣平王贊文學孝靜天平二年因內宴伯茂申慢殿中尚書章武王景哲景哲遂侮殿稱伯茂棄其本列與監同行以梨擊案傍汚冠服禁庭之內令人潔衣詔付所司後竟無坐

隋楊素高祖時爲御史大夫其妻鄭氏性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爲皇后鄭氏奏之繇是坐免

唐韋瓘爲國子司業憲宗元和八年九月戊午重陽賜宰臣以下宴於曲江辛酉罰瓘等一十四人各一月俸以其不赴曲江之宴也

後唐龍敏爲吏部侍郎末帝清泰二年五月壬寅監察使奏薦享太廟其月十九日尚書省受誓戒故事諸行事官質明至省候大尉其日行事官與攝太尉宰臣竝先到敏攝司空後至雖及受誓戒其後太尉違禮詔罰一季俸料

寇竊

書稱草竊姦宄易謂侵藏誨盜蓋夫窮斯濫而貪無

厭者從事於斯矣觀其背去人紀靡率天嘗奪攘矯
 虔椒擾顛越大則有伏莽之衆同惡以相濟小則競
 穿窬之巧自作於弗靖莫不鷓張其義狠恣其心擅
 操利兵爭術小智依萑苻而多聚致蔓草之難除又
 豈止乎鼠竊狗偷探囊胠篋而已哉自三尺罔畏法
 令滋章五教云微民俗偷巧道行一失詭詭百端以
 身徇財見利忘義始以游俠爲事終以剽劫爲姦效
 數於道塗充斥於閭里假詩言而破家負勇氣以凌
 物挾懷稠載何所不獲乃至觀取國寶不恭斯甚苟
 脫禁網諒亦天幸若乃徇名果敢以舒國難抱義感

慨以救人患雖去小道亦賢哲之兼容也已

叔仲帶魯大夫襄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

拱璧

公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繇是得罪

得罪謂魯

人薄之故子孫不得志於魯

陽虎爲曾季氏宰盜竊寶玉大弓是時季氏專魯國

陽虎拘季孫

季氏逐周公之後取其寶玉藏於其家陽虎拘季孫奪其寶玉

孟氏與

叔孫氏迭而食之俄而斂其板

以瓜刻其饋飲板

曰某月某

日將殺我於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

於是

至乎日若

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

爲季氏御

於其乘焉季

孫謂臨南日以季氏之世世有子

言我季氏累世有女以爲臣

子

可以不免我死乎

以義責之

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

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

為季孫車右實衛之

諸陽之從

者車數十乘至於孟衢

孟氏衢四達可以橫去

臨南提策而墜

之策馬也見二家送食之欲將季孫孟氏

免之恐陽越不聽故詐投策欲使下車

陽越不

取策臨南驟馬

御走

而繇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

着于莊門

莊門孟氏所如門名言幾中季孫賴門閉故着門

然而甲起於琴

如

甲公歛處父所帥也琴如地名二家知出期故於是時起兵

弑不成却反舍于

郊皆說然息

說解舍然猶如

或曰弑千乘之主

時季氏邑至於千乘

而

不克舍此可乎

遵其近而無所依

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

得免專國

如丈夫何

如猶奪也夫大人稱也

俄而曰彼哉彼哉

望見公兩處父帥而日彼

趣駕

使疾

既駕公歛處父

師帥而至

公歛處父孟氏叔孫氏將兵之將

謹然後得免自是走之

晉寶者何璋判白

判半也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曾得郊天故錫以白不言璋

言王者起珪璧琮璜璋五玉盡亡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詩云奉璋峨峨髦士璋宜是也禮

珪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兵璜以發衆璋以徵召

方繡質

質拊也言大者力千斤

龜青純

純緣也謂緣甲顛也千歲之龜青髯明于吉凶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乎著龜經不

言龜者以先知從寶省文謂之寶者世世保用之辭此皆魯始封之錫不言取而言竊者正名也定公從

季孫假馬孔子曰君之於臣有取無假而君臣之義立主書者定公失政權移陪臣拘其尊卿喪其五玉

無以合信天子交質諸侯當絕之不書拘季孫者舉五玉為重書大弓者使若都以國寶徵辭也

田文封孟嘗君入秦秦昭王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

抵昭王幸姬求解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
 有一狐白裘值千金天下無雙入獻昭王無他裘
 嘗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座為狗盜者曰臣能得
 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
 幸姬幸姬為言昭王釋孟嘗君

漢彭越字仲昌邑人也嘗漁鉅野澤中為盜後封梁

王謀反誅

郭解河內人少時陰賊感慨臧命作姦剽攻剽却也

窬而盜也休乃鑄錢掘塚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剽謂穿

嘗得脫每遇赦

後漢檀建為瑕丘縣吏盜竊縣內令鍾離意屏人問
 狀建叩頭服罪不忍加刑遣令長休建父聞之為建
 設酒謂曰吾聞無道之君以刃殘人有道之君以義
 行誅子罪命也遂令建進藥而死矣

張伯曾人鍾離意為曾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
 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劔屨使伯除堂
 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
 主簿安置凡前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孔
 訢問此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勿敢發
 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因發之

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
發吾笥會稽鍾離意壁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卽召問
伯果服焉

吳胡玉錢塘人漢末爲海賊取賈人財物岸上分之
孫堅追斬一級

晉戴若思廣陵人少好遊俠不拘操行遇陸機赴雒
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據胡床指麾同
旅皆得其宜機察見之知非常人升舫屋上遙謂之
曰卿才氣如此乃復作劫邪若思感悟因流涕投劍
就之機與言浮嘉賞異遂與定交焉後至驃騎將軍

爲王敦所害

賈苞爲太廟吏光熙中盜太廟靈衣及劍伏誅

後涼胡安據呂纂時盜發張駿墓見駿貌如生得珍
珠簾琉璃榼白玉尊赤玉簫紫玉笛珊瑚鞭馬瑙鐘
水陸奇珍不可勝紀纂誅安據黨五十餘家遣使弔
祭駿竝繕修其墓

宋焦恭齊人破古墓得玉鎧太守崔道固簡得獻之
乃執繫恭

王宜興吳興人形狀短小而果勁有膽力少年時爲
劫不涇伴郡縣討逐圍繞數十里終莫能擒後爲屯

騎較尉為黃回所殺

黃回拳捷果勁勇力兼人在江西與諸楚子相結屢為劫盜後為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為齊高祖所誅梁陳伯之濟陰睢陵人幼有膂力年十三四好着獬皮帶刺刀候伺鄰里稻熟偷刈之嘗為田主所見呵之云楚子莫動伯之謂田主曰君稻幸多一擔何苦田主將執之伯之因仗刀而進將刺之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伯之徐擔稻而歸及年長在鍾離數為劫盜嘗援面覘人船船人斫之獲其左耳後為豫州刺史又為通直散騎嘗侍驍騎將軍太中大夫卒

後魏穆崇代人少以竊盜為事

劉庫仁為南部大人時國有良馬白騮騊庫仁盜之養於窟室典馬牧奚輩聞而馳往取馬庫仁以國甥恃寵慙而逆擊草草捽其髮落傷其一乳後為太尉宜都公薨

房法壽小名馬頭清河繹幕人幼孤少好射獵輕率勇果結諸羣小而為劫盜從叔元慶範鎮等坐法壽被州郡功責時月相繼宗族甚患之弱冠辟州主簿後以母老不復應州郡之命嘗盜殺猪牛以供其母後終於莊武侯平遠將軍

北齊祖珽字孝徵性不羈放縱曾至膠東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壘二面厨人請搜諸客果於珽懷中得之見者以為浮耻後為神武中外府功曹神武宴僚屬於座失金叵羅寶太后令飲酒者皆脫帽於珽髻上得之神武不之罪也

隋麥鐵杖始興人陳太建中結聚為羣盜廣州刺史歐陽頎俘之以獻沒為官戶配執御傘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光火劫盜且還及牙時仍又執傘如此者十數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當在不在之信也後數告變尚書蔡

從曰此可驗耳於仗下時購以百金求之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齋勅而往明日及奏事帝曰信然為盜明矣惜其勇捷誠而釋之後為右屯衛大將軍

唐王君廓本太原人後徙家於井陘少孤貧無行以馱儉為業善行偷盜嘗所齋器內有逆鬚制同魚苟纔容人頭於日晚時市人將散見鬻繒者君廓以竹器自後籠其頭逆鬚為礙不可得脫乃奪繒而去物主不之識竟以獲免其詭譎多此類也

張明進中黃門也大曆二年八月景午夜盜內庫黃

金二百八十斤藥金二百五十兩擒之

單超俊大曆初爲少府監嘗嘯聚惡少以盜馬其盜也善變馬毛色雖馬主未能辨至是盜諫大夫裴臯馬三匹超俊家僮以告乃露謫超俊劔南西山効力納贓七千貫同盜馬奴三人竝杖殺

韋士元貞元四年四月與盧寧等四人白晝挾弓操劔於萬年縣嘗樂坊盜縣吏捕之士元等突殺吏步相自延興門逸焉六月士元棄市居賊人幽王孫湛絞士元旣死其黨盧寧梁劔等三人劫近城村廬射殺捕吏南居人多棄業投城德宗乃發神策善弩騎

與長安萬年縣官率人吏具器於急捕之又射傷神策將及縣吏二十餘人以刃殺一人奪弩犯圍而逸又遣神策兵二百人助之居數日偷長梁劔以中矢死南山下得其屍送之盧寧等二十人竟失所在晉方太爲秦州節度使太青州千乘人少隸本軍爲小較嘗戍登州劫海客事洩刺史淳于晏匿之遇赦免

周王繼弘爲河陽節度使繼弘冀州南宮人勇悍無賴爲盜攻剽閭里

册府元龜